

《燻火》 创刊五周年  
纪念专号

燻  
火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五 / 杰伦  
丁云 (1952—)

悼念米军 (林紫) 特辑

散文健笔： 陈蝶、  
王涛、  
左增杰

第 13 期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4

2004年06月出版

# 《燭火》 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 (画页2)

本刊创刊五周年纪念暨燭火丛书新著出版推介礼，进行如仪。首阶段是由雪隆华校董联合会执行秘书陈良钟主持，而新著出版推介礼则由著名小说家丁云主持。应邀担任主评的都是马新著名诗人作家，他们是：吴岸、长河、永乐多斯。

在讲台上的主评人和主持人。左起：永乐多斯（评介王涛诗集《醋溜白菜》）、吴岸（评介杰伦诗集《新旧集》）、长河（评介甄供杂文集《何清园夜话》）；图中站立者是推介礼主持人丁云。（秋山 摄）



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方贵伦（左）与主办单位负责人在讲台前拍照留念。左起：甄供、叶新田博士、王涛、伍良之、雪隆董联合会执委。（林碧云 摄）



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陈胜尧（左）站台表示意见，与推介礼主持人丁云共同展示挥毫书写的对联，曰：“诵旧诗啣口读新韵曲曲牙。”（秋山 摄）

2004年4月3日下午六时，提前抵达会场的马、新作家，在雪隆董联合会会所门前拍照。左起：王涛、丁云、甄供、吴岸及其夫人、驼铃、杰伦、方然、曦林、田舟、秋山。（伍良之 摄）



原目



文 学 季 刊  
第 13 期

烽火

刊名题字：沈保耀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4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目 录

##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

- 4 雪隆华校董联合会主席叶新田博士演词
- 6 《燭火》社长伍良之讲话
- 7 寄甄供 / 方修 (新加坡)
- 8 《燭火》创刊五周年志庆题词 / 沈慕羽
- 9 贺《燭火》创刊五周年 / 长河 (新加坡)
- 10 题《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联 / 陈良钟
- 10 《燭火》五周年·甄供、王涛、杰伦新书推介礼联 / 陈胜尧
- 11 祝愿《燭火》越燃越旺 / 黄侯兴 (中国)
- 12 五年 / 丁云
- 14 主评人简介 / 本刊记者
- 15 谈王涛的《醋溜白菜》 / 驼铃
- 17 杰伦的《新旧集》简介 / 驼铃
- 19 驱邪鬼域挥神剑  
扶正人间唱战歌  
——试评甄供《何清园夜话》 / 长河 (新加坡)
- 26 祝愿《燭火》——贺词

## 小说/微型小说



- 31 无望的都市——金华篇 / 丁云
- 36 遇事凶一点 / 魏金树 (中国·河北)
- 37 犯贱 / 林火 (中国·山东)

## 新诗·旧体诗词



- 38 伍良之诗四首
- 40 都市妖兽 / 方昂
- 41 邻桌的茶客 / 田舟
- 41 墙 (外一首) / 秋山
- 42 有关宏愿 / 唐珉
- 43 风华正茂 / 草风
- 44 走出悲情 (七绝) / 田思
- 45 旧体诗两首 / 莫顺生 (潇枫)
- 45 天光 / 邢诒旺
- 46 代赋集 (四) / 春山
- 47 日夜劲舞——董总五十周年纪念  
七绝二首 / 颜龙章



- 48 微型诗三首 / 曦林 (新加坡)  
 48 咏叹调 / 林琼 (新加坡)  
 49 致酒泉——贺“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和回收 / 适民 (新加坡)  
 50 椰壳洞 / 章钦

## 作家作品真情录

- 61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五 丁云 (1952——) / 杰伦

## 华教人物素描

- 66 默默献丹心的老人 / 余振之



## 信息百叶窗

- 67 中国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病逝



## 悼念米军 (林紫) 特辑

- 70 诗魂永在——悼念米军 / 丘帆 (中国广东)  
 72 林紫叔, 您是一片海 / 陈韩星 (中国·汕头)  
 76 一家五口全为英杰  
 ——方畅卿老师及 72 届校友林苗一家的简介 / 李之泽  
 77 米军 (林紫) 遗作家情曲 (八首)  
 78 如果——赠米军 (林紫) / 方畅卿  
 79 挽词选刊

## 散文/杂文/游记

- 51 我爱方言 / 陈蝶  
 54 最后一战——记诗人杰伦出战金宝国会选区 / 王涛  
 59 “绝”唱 / 左增杰 (中国·新疆)

## 小荷才露

- 81 掌中鸟 新纪元学院 / 谢明成  
 83 学不可以已 尊孔独中高一理 / 尤智琳  
 84 记一次大丰收的经历 波德申中华中学 / 陈咏贞  
 85 我们 新纪元学院 / 丘思慧  
 86 父亲与我 吉隆坡中华独中 / 李伟政



- 43 稿约  
 44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及征求献捐表格  
 87 我们——《燭火》、《清流》、《赤道风》需要您的支持!  
 88 鸣谢  
 88 编辑后记

#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

## 雪隆华校董联合会主席

# 叶新田博士演词

本会同今晚感到荣幸和高兴与燭火文学季刊联办《燭火》创刊五周年和燭火丛书三本新著的推介礼，双喜临门，意义深长，真是可喜可贺！

一直以来，马华文学与我国华教唇齿存亡，息息相依，马华文学肩负着重大的职责，即发扬中华文化，维护华教的历史任务。因此马华文学工作者应广结华社，深入群众和现实，更加关注和支援华教的维护和发展，以便作出更大的贡献！

际此 21 世纪的今天，功利主义盛行，物质至上，人文价值不受重视，马华文学已被漠视忽略，失去五、六十年代的昌盛欣荣。虽然如此，然而，不少的马华文学工作者仍然站稳岗位，继续孜孜的耕耘，默默的工作，不但不断揭露黑暗，批判邪恶，而且，坚持宣扬正义、平等，歌颂人权和爱国等等。

我们深信，思想正确、内容健康，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感的马华文学，肯定能起着唤醒、教育广大群众的作用！

这次配合《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而出版的三本新著：王涛先生的《醋溜白菜》诗集，取材广泛，意境深远；甄供先生的《何清园夜话》杂文集，针砭时弊、鞭挞丑恶，



《燭火》社长伍良之（左）赠送本社出版物予雪隆董联合会代表。





雪隆董联会职员在会场协助《燭火》丛书新著（《何清园夜话》、《醋熘白菜》及《新旧集》）、《燭火》文学季刊之展卖工作，劳苦功高。左起：林碧云、林秀璇。

弘扬真善美；关于杰伦先生的《新旧集》诗集，则是质朴平易，既对旧友怀念、新交期许，又对社会现实给予针砭和议论。这三本《燭火》丛书的新著，都是宣扬正确思想，积极人生的马华文学的优秀作品！

基于马华文学与华教的密切关系，本会愿与燭火文学季刊寻求和加强合作，今晚联办周年纪念和丛书新著推介礼，这是两个团体合作的好的开始，希望大家往后继续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最后，本人希望《燭火》文学季刊能和本会加强合作，共同为宏扬中华文化和发展华文教育而努力，并祝《燭火》继续发扬光大，燭火辉煌，照亮人间，也祝愿三本新著广受欢迎，出版成功！

谢谢！

《燭火》编委唐珉（右）赠送本社出版物予雪隆董联会代表苏顺昌。



《燭火》编委、发行主任春山（右）赠送本社出版物予雪隆董联会代表。



##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

## 《燭火》社长伍良之讲话

雪隆董联会主席叶新田博士

主评永乐多斯博士

吴岸先生

长河先生

诸位贵宾

我尊敬的朋友们：

今晚是《燭火》文学季刊庆祝发刊五周年，同时也是《燭火》丛书新著发布会，借此机会向各位谈谈《燭火》创办的经过，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燭火》主编甄供先生对文学一往情深，从事马华文学创作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大家熟悉的杰伦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已在马华文坛崭露头角，《烟雾笼罩着山村》便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我生来比较内向，喜欢读书写作。三个人都有共同的兴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都离不开谈文说艺的话题。在何清园的一个食档，《燭火》这个文学刊物的名称便定了下来。跟着便由我去申请注册出版社和KDN，一切都顺利，我们又添了3位耕耘者。

1999年7月，《燭火》创刊号出版了。甄供先生是主编，编委是杰伦先生、春山先生和唐珉女士。设计和打字是叶玉佩女士负责，发行是春山先生。我被推举为社长。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背景，六个人相互配合，任劳却没有埋怨，有劳碌，也有欢欣，没有金钱的酬劳，耕耘获得的快乐，我们《燭火》同人都共分享。

我比较喜欢旅游，二三十年来我走过世界许多地方，看过许多山山水水，也算接触了许多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我觉得人的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也要相应的提升。一个人如果心如槁木，语言无味，也就变成面目可憎。我相信读书，多读好书，多看文学刊物，是会使个人的素质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时代在前进，人的素质也要与时俱进，这样人才活得有意义。

今晚借《燭火》创刊五周年，同时也是《燭火》丛书新著的发布会，我代表《燭火》同人向各中学校长、老师，社会热心人士和众多的读者，说出我心中的感谢，得到各位的大力支持，《燭火》和《燭火》丛书才可以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向甄供先生、杰伦先生、王涛先生恭贺，你们身体力行，出版新著，为马华文学贡献出一份力量。可喜可贺。最后，谢谢大家的光临。

(2004年4月3日)

## /方修（新加坡）

甄供兄

方修

甄供兄，你那封征稿的信我收到了。可是，你懂得我的右手腕跌断，现在已三年了，不能写字，所以这篇稿我是写不成的。现在，我试试用录音的方式来跟你谈谈。这是我第一次用录音机录下的讲话，行不行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试试看，而且是随便谈谈。我想不到什么恰当的题目、重要的课题可以讲，就选择随便谈谈，从可以用和不能用之间，讲一点来试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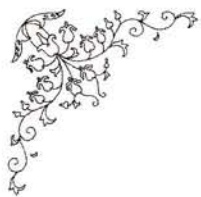
我要讲的是你主编丛书之一《方修研究论集》中所登的古远清教授在题为《方修：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的文章中批评我的一段话。他这样批评，说：“他（方修）在新版本《马华新文学简史》中，把‘幽默’、闲适的作风，当作‘不良文风’加以否定，这说明他（方修）的文学史观未免偏狭了些。因为幽默是一种艺术风格。它不但不是什么‘不良文风’相反是作家智慧的一种表现，‘闲适’的笔调也有助于满足读者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对于古远清教授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作一点小小的挑剔。我觉得他的批评没有顾及我在史稿叙述那个时期文学状况所涉及的具体背景，就以为那是我泛论的话。其实不是这样。我在《马华新文学简史》中提出那样的看法，是针对马华文学史上的一个低潮时期，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文风受到中国的影响。那个时候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文风。当时林语堂等一些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中国的一些人跟风，大写这种文章。鲁迅及其他很多清醒的作家，如陈子展等，写了不少文章批驳这种论调。鲁迅认为中国那个时候的环境是炸弹满天，豺狼遍地，处在这样黑暗险恶的情况下，人们怎能有心情来欣赏这些幽默、闲适的文章呢？大约在1934年前后，一些头脑不清醒的马华文学作家受中国的影响，也跟着林语堂他们走，写起幽默、闲适的文章来。所以，我们称之为不良文风，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根据的，不是我的一种泛论。

我要说的就是对古远清教授文章中批评我的一段话的这么一点小挑剔。我没有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有用的话要讲。上述话题，请你斟酌，如可用，就刊登出来，供读者参考，不合用，则弃之，不要浪费读者的时间。

我在上面的谈话中，引用了鲁迅对幽默、闲适文章的看法，因手头上没有书本可以核实，只凭自己的记忆来讲，可能讲错了，我需要时间来改正。现在先在此声明一下，讲错了，也请读者原谅。

〔本文是方修先生用录音机录下的讲话，经长河兄笔录和整理，尔后方老过目、定稿而成的。标题的字样，是方修先生的手迹。——甄供谨识〕



烟火创刊五周年志庆

烟火不灭  
烟火不灭

沈慕韵题





賀《燭火》创刊五周年

五載文壇放亮光，  
驅黑照鬼保忠良，  
新兵老将呈风采，  
燭火承傳靠脊梁。

老河 2000年4月2日

Garden Café  
(Ground Floor)

Edinburgh Pub  
(Basement)

NO. 55,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73 9933 FAX: 603-2273 9833

MCF-98060



# 题《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联

燭炬文坛迎五载 盛开木槿红霞火  
雪隆华教耀千秋 广育英才记董联

燭火五周年 暨新書之推介

讀新韻曲聲牙

二〇〇四年四月 陳勝堯

燭炬文壇迎五載 燭火紅霞木槿開

二零零四年四月 陈胜尧  
诵旧诗唧唧顺口 读新韵曲曲声牙  
燭火五周年 甄供、王涛、杰伦新书推介礼

[2004年4月3日(星期六)  
晚上7时30分,本刊与雪隆董联会假该会礼堂联办《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暨燭火丛书新著发布会,各界人士踊跃出席,其中包括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陈胜尧先生和方贵伦先生。

众所周知,筹办活动是一项非常繁琐、压力甚大的工作,作为联办单位的雪隆董联会的执行秘书陈良钟先生就更加忙碌了。但是,在百忙之中,他仍然关爱马华文学和本刊的活动,特撰一联申贺,张贴在礼堂的讲台的两侧,使庆祝晚会与丛书新著发布会增添亮色。陈胜尧先生当晚即席发表谈话,语多关怀和勉励;他有备而来,在台上出示他撰写的对联。现特将两位陈先生的作品抄录如上,以飨读者,并谨此代表本刊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意。——编者]

# 祝愿《燭火》越燃越旺

1999年12月，我在《燭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燭火”在燃烧》的短文，转眼之间，已近五年了。昨日，我从海南岛回到北京，收到了甄供先生的来信，说《燭火》创刊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希望我能为刊物写几句话。作为《燭火》的忠实的中国读者，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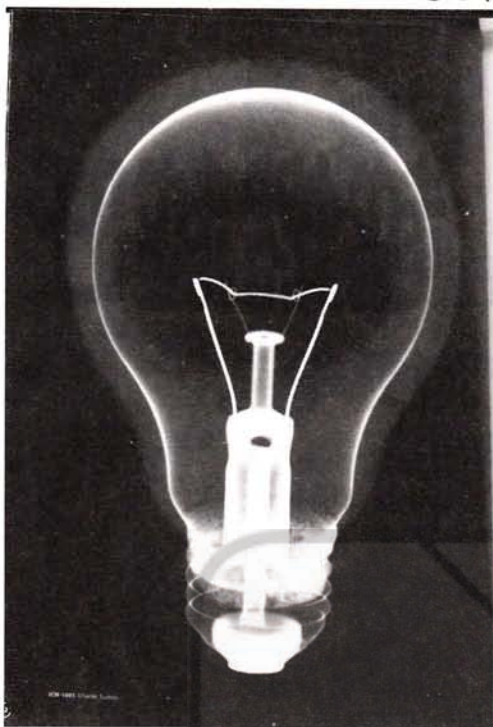
我在上述短文中说过：“我欣喜地看到《燭火》创刊号，依稀看到燭火正在热带雨林中燃起。我相信它最终是会成为燎原大火的。”近五年来，浏览《燭火》的每篇文章，品味每首诗的风韵，领略每篇散文的飘逸，以及关注每篇评论的触角，尤其漫步在青年学子充满激情的、百花争妍的园地里，我可以自信地告诉马华同行的朋友们，燭火在大马路上已经冉冉升起，成燎原之势，而且会越燃越旺。

我仍然认为，《燭火》的繁荣与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这“宽松”，除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希望参与耕耘这块园地的人们，多爱护，少指责，多扶植，少挑剔。其次，要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百花园里各显异彩，竞相怒放，以它的宽容度，吸引四面八方的朋友成为刊物的忠实的作者与读者。第三是以宽厚的心情去吸引、包容更多的陌生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初次涉足文坛而又热爱文学的青年学生。倘若《燭火》能够不断出现陌生的名字、不断出现富有时代精神的年轻人的作品，我相信《燭火》会越燃越旺，给马华读者带来希望与光明的。

春天来了，北京的玉兰花、桃花正在盛开，白鸽在蓝天自由飞翔。它象征着中马两国文人、学者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将如明媚的春天充满生机与热情。

末了，以“宽松，宽容，宽厚”相勉，遥祝《燭火》更加辉煌的未来！

(2004.3.26 于北京官园)



# 5年

“燭火”文学季刊创刊竟然已五年了？

文学季刊创刊的宗旨是：“维护马华文学的纯洁性。强调文学需关心国家、民族与社会，反映现实”。并吁请作家们“重视艺术技巧，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力求写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的感人作品！”

这样的宣言应该没问题嘛……

而且燭火季刊是正值“马华文坛频刮歪风、恶浪滔天、黑云压城”的情况下诞生的。然而重新翻阅到这段话，环视周遭，冷睨“恶浪翻滚、黑云压城、妖风频刮”的境况继续，却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

年前，我曾经出席一个题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当代命运”的讲座。主讲人三位，来自不同的文学“派别”！但预想中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思辨中激荡的火花没有出现。反而大家都很温和，很有风度，款款而谈，总结以下的结论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者可以彼此欣赏、包容、勉励。现实主义者可采纳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技巧，而现代主义者也可面向社会”。仿佛数十年来的“为社会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不休、笔战连连、烽火烟硝的“派别”之争、美学之争、理念之争；对社会、对人性、对文学史的“阐述权”、话语权之争，都可以一笔勾销，烟消云散，“排排坐，吃果果”，拟定了“和平路线图”，或者一起随着同一支华尔兹音乐携手共舞了！

事实上，果真如此完美吗？

我质疑……

我忍不住讲了个“故事”：

“有两位写作人，都是我认识的。青年时代，都在念大学。一位修读数学，一位读中文系。时值社会动荡，风起云涌。读数学的明哲保身，寒窗苦读。读中文系的呢？却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改革社会运动，钻进图书馆，挖出“禁书”来看！闯知识的禁区！两个人都写作，但命运将会如何呢？结果是可预知的，那个读数学的，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回家乡谋得教职，仿佛衣锦荣归、光宗耀祖。另一位呢？在一场大扫荡中被捉去坐牢！后来，读数学的继续写他的现代诗现代小说，追求虚无、颓废、情色、异化、颠覆美学的创作。坐牢的那位被释放出来，想安安稳稳找份工作，却被人人当作‘瘟疫’般，敬而远之。他蛰伏、他苦闷、他彷徨，但继续搞文学，写的是针砭时弊的杂文、政论，反映现实的小说。再事隔多年，那位“现代派”者升任校长，且加入XX政党，成为‘合作社’的董事，大选助选员…跟着，他涉嫌桃色事件、贪污舞弊事件等。现实主义者呢？生活虽困顿潦倒，仍然视文学为己任，继续针砭时弊，继续写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

两条道路，两种际遇，两种人生啊！

难道他们能思想交汇吗？能互相欣赏吗？能互相包容、互相勉励吗？能“排排坐，吃果果”吗？能随着华尔兹音乐，一起共舞吗？可见，服膺一种文学主义的，并非纯粹是一种创作手法的依循、一种美学的追求、一种“为社会而艺术”的实践！它其实是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是人生的抉择啊！

由此，我深深觉得。

现代主义者步入“后现代”，更加与现实主义者渐行渐远。

怎么说呢？要检视某个主义在当代的命运，请看看：在消费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性滥交、无道德主义、颠覆历史、改写文学史等等的大氛围中，现代主义者便显然洋洋自得，乐在其中了——如同天外异形找到培育产卵潮湿、恶质、低温的星球。对比之下，现实主义者便愈见边缘化，节节败退的窘境了。

如同上述故事中那位“读中文系”的现实主义者。马华文学八十多年的历史，何曾匮乏类似的血泪斑驳的境遇？反殖斗争、抗日战争、左派运动、华教运动…站在最前线的“现实主义者”，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牢狱、被放逐、被逼疯，贫困、潦倒，更不知凡几。

在这种恶劣境遇中，还需不时提防“异形”的袭击！

这样的梳理，也轮廓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代命运吧？

“燭火”季刊坚持了五年…

在量词上，五年不算什么，五十年也不算什么，五百年也不算什么。五年可能只是一部长篇的苦心经营，五十年的文学史，还像初生婴儿的生命。五百年，可能一个文学思潮，一种创作的实践，才刚刚走到巅峰。

燭火燭火！还得继续发出微温的火！



# 主评人简介

本刊与雪隆华校董联合会联办《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暨丛书新著推介礼，于今年4月3日在雪隆华校董联合会礼堂隆重举行。担任燭火丛书新书主评人是马新著名的作家，即：吴岸评介杰伦诗集《新旧集》，长河评介甄供杂文集《何清园夜话》，永乐多斯评介王涛诗集《醋溜白菜》。评讲会主持人丁云。



吴岸是马华诗坛著名诗人，被誉为“拉让江畔的诗人”。原名丘立基，1937年生于东马砂劳越州古晋。1966年因参与砂劳越独立运动，被监禁长达十年。出狱之后，他继续文学写作，并积极参与社会和社团活动，曾担任已故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私人助理达22年。他至今仍然笔耕不辍，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文学评论、散文、历史研究等。已出版的作品，计有诗集《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榴连赋》、《吴岸诗选》、《生命存档》；文论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马华文学的再出发》、《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历史研究《砂劳越史话》；传记《黄文彬传》及编辑黄文彬的言论集《辉煌岁月》；……等等。

吴岸现任职黄氏集团，并担任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国际诗人笔会副秘书长。1996年获砂劳越州政府颁发华族文学奖，1997年荣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颁发KMN勋章，2000年获隆雪中华工商总会颁发第六届大马华文文学奖。



长河，原名陈川波，主要笔名有南海客等。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曾任报章新闻、副刊编辑、百货公司、船务公司、银行职员。

在大学期间，长河开始叙事诗创作，他的《捐躯》、《无名河，哼哀歌》等诗篇曾先后获奖。六、七十年代，主编《建设》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现为《艺术天地》主编，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已出版的诗、文集子，计有：《无名河哼哀歌》、《事在人为》、《木石集》、《掠过夜空的慧星》等等。



永乐多斯，笔名永乐。她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曾赴美国深造，获得密苏里大学英文系硕士学位。玛拉工艺学院讲师。1975年她嫁来马来西亚之后，开始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永乐随笔》（散文集）、《七喜》（合集）、《我见·我思·我写》（论文集）、《茶与咖啡》（散文集）等。

# 谈王涛的《醋溜白菜》

驼铃



王涛的这本《醋溜白菜》，名似食谱，其实是诗集。这是一本手法多变的现实主义作品，总计 108 首，全部附有中国诗评家罗青教授的评述，对于缺乏赏诗经验的读者，很有帮助。

王涛用字简约，作品的场景画面，有的象素描，有的象水墨画，诸多留白，供读者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补足。因此特别令人觉得耐读和足以玩味。那些象工笔画的作品，更是情理细致，色调迷人。

现在且让我举些例子，与大家分享一下王涛的诗艺成就。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首《题外》（页 102）吧：

一条不懂路  
的人  
走的路

一个不怕死  
的人  
死的地

简简单单的两个句子，根本不具任何意象。诗评家罗青说：题内之意应是：因为“不懂路”所以“不怕死”，换句话说，也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譬如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愚公的搬王屋山等都是。而我偏要说：那是坚持真理的人的写照。那条路，到今天仍然没走通。他们不怕死，日本人杀他们，英国人杀他们，后来连同胞兄弟也认贼作父跟着杀他们，这不是他们的死地么？总之，这种没有实指的诗句，是

可以让读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和思想见解进行推论的，或所谓“二度创作”，也是时髦人所说的“多义性”。

现在再看看他的散文诗《晨景》（页109）：

你指着母亲。

母亲骑上摩多单车，冲入雨帘中，如雨你哭着，哭湿了多么嫩的一张脸，像路，湿漉漉。

母亲回头望了望，回望后更扭转油柄，加速抽离……

你跳着、踩着，开启的铁门栅旁，你撼着，你捶打着，用尽你的年轻的力道，擂！以你所有的重量，喊……喊出你，击出你的声音，吓飞了一只麻雀，也冲入了雨帘。

那下在屋顶的雨，是叮叮咚咚的冷，下在你心底的，是痛了；下在你梦里的呢——除了新买的奶，应该，应该还有什么……

这是不是一幅形象鲜明的贫家母子的生活照？那凄迷的色调，能不教读者为之心情沉重？那孩儿的哭喊捶打门栅，竟吓飞了一只麻雀，也冲入雨帘。这种所谓“蓝色的幽默”，到底是教人破涕为笑？还是教人沉入更深的思索？恐怕也将因人而异。

其实，王涛的诗多为介于具象与不具象之间。譬如《海的故事》最后的这一节：

不打鱼的老渔人  
看海  
眉头  
总感到波浪  
汹涌而过  
汹涌而过



马华著名小说家驼铃在会上评介王涛《醋熘白菜》及杰伦《新旧集》。

汹涌而过

读者能不为老渔人的人生经历作种种的推测和幻想么？

王涛年轻，敏感，而且满腔激情。我们一同从北京乘火车赴济南，我除了对服务员提着水壶，一个车厢过一个车厢，为茶客添热水的殷勤感到之外，别无所求，但他却写成了一首诗《火车》：

奔腾的火车是一条飞龙

呼啸在苦难的大地  
他一站，一站的驻足  
寻找遗失的夜明珠  
他一村，一村的经过  
打探坚贞的丹心

他古老  
但不疲惫  
携了一袋胆识  
肩一身智慧  
飞越山川大漠  
穿越云层四海

他竞相走告  
他亲切呼唤  
前进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  
美丽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

连铁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节奏，他都听出是在呼唤在走告：“前进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美丽的火车啊中国！中国！中国！”

已经介绍得太多了，大家自己欣赏吧！



# 杰伦的《新旧集》简介

驼铃

大约是在1959年，我邀请杰伦到我学校的利民济新民，给初中程度的所谓语文补习班讲课。那时的杰伦，还是文弱书生一个。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以及维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不计薪酬，对工作倾力而为。当时他主要是写散文和小说，以自己熟悉的乡居生活为题材。文字婉约，色调忧郁，显示了他的苦闷和抱负。

后来他到南洋大学去了，我们从此不再有任何联系。35年后，也就是1994年，由于彼此都进入了马华作家协会领导层，才又不时碰头。但这时的他，已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工作者了。拿起笔来，不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写诗抒情，都一洗过去的书生气，时而泼辣，时而温厚。青年诗人王涛喻之为“老姜”，我也深觉得体。

他这本书，为什么取名《新旧集》？且听他自己解释吧（页148—149）：

“新诗和旧体诗的结集，是第一个意思，新交与旧雨在我‘重返’的‘欢迎’是第二个意思，书里收集了最旧的《望海》和最新的《我的祝贺》是第三个意思，新生活开始，旧生活结束，是新旧的第四个意思，第五个呢，旧的优良的传统要延续，好的、进步的创新要接受，还有第六个是……够了吧，诗贵在含蓄，再说就罗嗦了。”

这样的说词，大家觉得怎样？是不是周

密之中，隐隐地透出几许幽默与慧黠。但大家可以放心，杰伦到底是个能分辨是非黑白的真君子。不然，他就不会赞颂主张种族平等的东革华兰和争取社会民主公平的阿末诺，他就不会支持被人诋毁和践踏的文学史家方修和小说家方北方。他的诗作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也都很真实明确，全无可以让人别解的所谓多义性。如果没有坚定的立场，他便不可能在同一旗帜下，连任三届州议员三届国会议员。杰伦眼睛雪亮，知人论事大处着眼，教丑类无法躲闪。

请看他这首《一条思想深沉的路》（页30—31）其中的这一段：

你是作家  
 关怀国运民瘼的作家  
 你更是个诗人  
 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诗人  
 你诅咒黑暗 歌颂光明  
 你不懂斗数 不谙相学  
 更不知如何致富  
 然而呵，  
 世界怎样才会进步  
 人类如何始有幸福  
 你却一点也不糊涂

同样被称为诗人，一个胸怀祖国关心民瘼，一个却借斗数相学为人指示财路混饭吃。经他这样一提，一比，形象人格的高下立现。那一个应该受尊敬，那一个应该被唾弃，不言而喻。

杰伦态度保守思想落伍？不见得。大家

请读一读他为令爱而作的这首《写给 Angelia》(页 45—46)吧:

很久以前你曾问爸:  
活着为了什么  
抱歉一直都还未给你答案  
今天你终于明白  
不管生在何时置身何地  
决定与选择要靠自己

其实我自己曾面对相同的问题  
只知道——  
该决定时决定  
该选择时选择  
不管它的后果怎样  
都必须勇敢面对

那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与选择  
对学业如此  
对终身大事也如此  
当你要留在袋鼠国  
我不曾干预  
当你要和他长相厮守  
我更二话不说  
我只写上祝福两字  
还添了一串关怀的泪珠

此刻还有必要诠释——  
活着是为了什么吗  
就让我把它们简化为一个:  
要为自己活得更有意义

年逾花甲还要面对决定与选择  
它终于也出现了  
祝贺也好  
笑骂也好  
那依然是我自己的决定与选择  
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还是先前的一句老话:  
要为自己活得更有意义

当然,猥琐的人会说他骨子里崇洋,所以对女儿的选择不加劝阻。也许还会说他在政治上缺乏勇气,创立了新党又脱离。其实,不论是尊重爱女的生活抉择,还是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宿,需要的正是‘勇气’。倘要了解杰伦真正的心思,最好还是读一读他的《唐人街之说》(页 115—116):

已超过一百年  
Petaling Street 是茨厂街  
茨厂街是 Petaling Street  
年来有人自作聪明  
要把它唤作唐人街  
其实那是老外叫的

我真的生了气  
我为自己的族群生气  
这里不是澳洲不是加拿大  
更不是美国  
这儿是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

你说唐人街没有贬意  
而是一项光荣  
如果你视自己为过客  
你当会有那样的自豪  
但假如你是当家做主的  
你可能感觉到一种侮辱  
因为——  
就给你多几条这样的唐人街  
也是真的降格  
降格为一个  
无根的民族

杰伦要的是当家做主,你呢?杰伦的确是一块‘老姜’,他的辣刺激你的神经,教你张大眼睛,看清世界;他的热力给你温暖,增添你的勇气,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他这本《新旧集》,遣词用字虽然不愠不火,但却蕴藏着许多智慧和爱心。在这充满暴力的社会和火药味弥漫的世界,它的出版,弥足珍贵!

/ 长河 (新加坡)

# 驱邪鬼域挥神剑 扶正人间唱战歌

## ——试评甄供《何清园夜话》



### 一、一次杂文创作的丰收

接到《何清园夜话》，抓紧时间通读一遍，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社会百态认真的解剖、褒贬及其由此兴起的喜怒哀乐。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甄供在说人论世时，在他笔下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多种感应：冷峻、沉痛、嘲讽、谐谑、愤怒、憎恨、骂叫、激昂、委婉、恳切、诚挚……。甄供在杂文中所展现的理智、情怀、气势、神态、语调、意味，令我深受感动。那篇《假如我是俞伯牙》，直抒胸襟，使我仿佛看到甄供就站在面前，情真语切。掩卷构思评介内容，拟想题目，这篇《假如我是俞伯牙》又在我脑海浮现，心头忽然涌起这样的联语：驱邪鬼域挥神剑，扶正人间唱战歌。于是，评介文章题目就定下来了。

甄供在《何清园夜话》后记中说，这本杂文集的作品，是他“仍然执着于杂文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熔铸，尝试开拓，写出有新的基调的杂文来。”他“不敢说

自己有什么寸进”，我一时也没有时间对他的前期近期杂文作品的内容文风进行纵比。但读完这本《何清园夜话》，发觉甄供往往被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物言行、故事等现象所触动，引起联想，从而调动他厚积的知识与经验，对有关现象进行科学剖析、推断，深究其理性内涵，把握其本质意义，阐述自己的见解，并通过形象思维，赋文成篇，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可以说，甄供已熟练地掌握了杂文这一战斗性较强的特殊文学样式。《何清园夜话》应是甄供杂文创作的一次丰收。

### 二、令人关注的理性内容

《何清园夜话》的杂文，触及到多个社会层面，反映了丰富的现实生活的理性内容，令人关注，发人深省。

#### (一) 揭发社会弊病

既然是写杂文，又是身处充满缺陷的现代社会，作者的笔锋自然地主要对准社会弊病，加以剖析、抨击。用鲁迅的话，就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甄供正是抱着“倚天

抽长剑，拨开漫天云和雾”的意志，举起匕首、投枪般的笔，针砭时弊，一心要驱逐形形色色的“消极落伍的思想、困难、贫穷、种族主义等等”（《羊年三题》之二），以期实现“官民步伐相一致”，“踏实地埋头苦干”对“民生有益”的事，促使“国家富强”、“人民收入倍增”（《又说“最”》）。这不仅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愿望，也是百姓民众的共同愿望。当然，实现这样的愿望，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过程也不可能简单顺畅。惟其如此，更需要众多有心人付出辛劳，作出贡献。甄供就这样在夜里，在灯下，伏案疾书，及时地揭露、鞭鞑各种丑陋、罪恶的社会现象，让人们有所警觉，提高认识，得到启发。

譬如，社会进行分工，每个人都应当克尽厥职，做好自己本份的正业，可是，有一些政坛、文化界的败类，并不务正业。甄供在《“不务正业”举隅》一文中写道：他们有的不忠实执行为民服务的政事，却自导自演春官片的色情勾当；有的“自诩是什么文化先锋”，却干着

“谄谀权贵、诋毁名流、打击贤才、残害忠良”的坏事。

社会的腐败，贪污成风，贿赂盛行。有的贪污贿赂，行事隐秘，了无痕迹，对斩鸡头、发不得好死之类毒誓毫不畏惧，甚至敢于拍胸膛向法律提出挑战，道德沦丧至此地步，什么坏事做不出呢？甄供引用中国东晋时代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的事迹，揭示贪污之盛行，在于人的思想灵魂的污化，“最可怕的是心头上那座‘贪泉’！”（《斩鸡头·台底钱·贪泉》）

对于社会上有关团体热衷于搞一些达到什么“最”的壮举，甄供在《“最”之病》与《又说“最”》两文中就加以批评，认为这类载入“健力士记录”，扬名于世的活动，多为“抽空内容一味标新立异，耍弄噱头”，于“国家民生毫无裨益”，且又“劳民伤财”，犹如拉屎，霸住毛坑最久，“即使‘名垂史册’，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何况这种“流风所趋，就会使人忘掉正经事，一味竞逐浮名”，实在不必提倡。

当今社会，迷信思想盛行。相面、算命、求签、占卜、看风水、斩鸡头、拜鬼、信神等等行为，观念、习俗，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听从命运，依赖虚无缥缈的因果报应，主宰了许多人的生命航程，以致给歹徒坏人有机可乘，造成行骗使诈，刀光血影的事件层出不穷。甄供对此无法漠视、沉默，于是，他在几篇杂文中，旁

征博引，借古援今，通过东晋社会战乱与虚无因果之说兴起，当代亚洲国家领袖的政治处境及迷信星术和风水、现代社会无知民众被相师骗财等情况的叙述、剖析，揭示迷信思想观念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一方面是迷信者予己的自我安慰，对无法摆脱的现实命运追求精神的寄托、慰藉、遁词，一方面则是迷信者予人的一种麻醉，要人们安于命运的摆布，沉迷于虚无的精神境界。对于这种迷信的社会现象，甄供希望“清醒的有识者去重视和研究。”（《还是一种迷信》）对如何帮助受迷信愚弄、毒害的民众，他提出有关意见：“我们今后应该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去充实那些空虚落后的头脑，灵活那些迟纯的思路。”（《万事由人不由命》）

同迷信一样，赌也是一个为害很大的社会陋习。在《话赌》一文中，甄供分析了大部分好赌者的贪婪与侥幸心理，他们想借赌“翻身致富”，赌满足了他们的图财脱困的需求。可是，有的人另有堂皇的赌钱的理由：做慈善事。这种人“心安理得，丝毫没有犯罪感”。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只要你不是涉及非法的拼搏，那是光明正大的事。”正因为这样，赌的危害要引起重视。甄供严肃地指出：“一个人沉溺于斯，就是磨损奋斗之心”，也使“心志较清者随波逐流，忘却人间正途的艰辛”；而形

形式式的赌业生意旺盛，是社会有了“制造赌的条件”。文章的题旨很清楚：杜绝赌风，要从改革社会着手。

当前的畸形社会充满诈骗现象。甄供对种种使奸行骗的勾当非常憎恶，一经发现，便无情地揭露骗子的狡猾手段及其丑恶灵魂，并提醒受骗的人要吸取经验教训，要“带眼识人”，要提高辨别是非、真伪、善恶的认识与能力。在甄供笔下，我们看到骗人的有政客，社团要人，文化教育界败类，爱情贩子等等；被骗的人有普通民众，学生，无知村姑等。真是骗子与被骗的人何其多！甄供尖锐地指出，政客许下诺言，竟是“未能兑现的支票”，什么民族权益都被出卖了，民众被骗了；那些“笑面狼心”、“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姑爷仔之流，往往设下爱情陷阱，利用伪装的斯文外表，甜言蜜语、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等手法，使缺乏社会经验、憧憬爱情的无知少女上当受骗，落入火坑。面对人妖杂混的社会，甄供引用历史上、书本上的典故，中外名人的睿智言论，层层深入剖析事理，劝导人们尤其是阅世不深的青年人，“不应只知好人好事，还应该多识坏人歹事，藉此丰富见闻。还有，看人看事，不带主观片面性，而是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的眼光去审视”（《“带眼识人”再议》）；“不是只盯着一点，不及其馀，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

考察，从‘知面’深入到‘知心’的层面去扫描”（《关于“误交损友”》）；要“在名利关头、利害关头、生死关头”，从“取害舍利，拔刀相助”还是“戴着友谊的假面具，千方百计地想坑害你”；要“真正识别挚友和损友”（同上）。因此，不仅要“带眼识人”，还要心性正直，树立正确人生观、恋爱观，掌握科学知识，作到“心净眼明，不贪不愚，不听谗词，才能看清谁是骗子！”（《带眼识人》）为了帮助青少年区别“天使和魔鬼”，甄供认为，“积极的做法，应该是要防范于未然，那就是多作教育和辅导的工作，使年轻人增长知识，开拓眼界以及加强分析事物的能力”（《天使与魔鬼》），这类工作应由家长、师长以及社会工作者竭力去做。

## （二）剖析政坛败象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水平，很自然地会在从政者的言行、节操等实际作为方面得到一定的映照。是否重视、照顾、维护人民的利益，则是考量从政者是否真心实意为民服务的重要标准。从甄供的杂文中，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政坛的一些败象。甄供对这些政坛败象，愤慨地予以抨击。他认为，人民代议士应为民请命，想方设法解决民困，可是，现实社会中却有一些人民代议士，漠视民困，没有节操，无所作为，为一己私利而跳槽（变换党籍），善变，破坏

民族团结，无耻地干着欺骗人民、愚弄人民、损害人民的勾当。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甄供，能不拍案而起，挥笔鞭挞吗？

在《中毒声中看嘴脸》一文中写道，少年人竟因食物中毒而失去生命，官老爷迟迟才组团调查，而一些代议士则“吱哩呱啦，或拍电报，或发告示，此起彼伏，喧喧嚷嚷”；有人借机兜售“灵芝”，企图捞上一把；有人推销“平安茶”；在当家、当权的代议士中，许多人是医生，在“人民面临病困和苦难的时候”，并“不予以援手”，……目睹这种情景，甄供实在忍不住了，他大声呵责道：“中毒本是一种病案，不料演变迄今，却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某些人的嘴脸：有人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展露了不光采的手脚；有人在人民痛苦的面前，视若无睹，淡然、漠然、超然，但一觑紧机会，就舌粲莲花，指天骂地；……有谁相信他的心肝是肉做的，他就是人民真正的代议士么？”真是鞭辟入里，义正辞严。

在《吃豆腐与豆腐政治》一文中，甄供尖锐地拆穿一群群、一派派政坛人物，大搞政治宣传，作态表演“亲民之状”，实际上，“在政客眼里，人民不过是一块块的豆腐，时而用种族主义的油锅来炸，时而用什么‘为民服务’来酿，都是美味可口的，所以，一招是‘豆腐乳做菜——哪用言’（盐），另

一招是‘豆腐嘴，刀子心——口善心恶’，都是挟而吃之的策略。只要时来运到，官运亨通，谁说过海之后的不是神仙？”官场现形，入木三分。

在《闲话比喻》、《噪鸦觅枝》两篇杂文中，甄供巧妙地通过古今人物的比喻、乌鸦与凤凰的象征，生动地讥讽政坛人物看风转舵，善于跳槽换党，毫无政治节操，吹嘘爱国爱民心切的骗人伎俩。那些被人喻之为乌鸦之流，当然要呱呱噪嚷，凌空洒粪，而那些自诩为凤凰的，则“既有‘蛇颈’，当然能伸能屈；既有‘鱼尾’，当然更会兴风作浪”，这些政客的本质，决定他们要各显神通，自暴其丑。

从事政治，参与治理国家大事，原是崇高、严肃的工作，可是政坛上却有不少政客小丑，有的只知苟活，临困境而无节操，遇到阻挠便失去斗志，有的还以左右为难的“夹心人”自况，因臃肿、蹒跚、迟钝而无法越过执政党联盟国阵的“窄门”。甄供对此给以辛辣的讽刺：“如果是人，他却自称为‘夹心人’的话，他就是毫无骨头之辈，要硬充是人么，他只能算是鸟人；如果是一个自诩为民服务的政党，它偏以‘夹心人’自况，就告白它是一个毫无节操的政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的了。”（《夹心人》）甄供幽默地指出：除非这些政党和个人身

上的赘肉得到减除，做到“调节功能，防老祛病，进而使‘窄门’不窄，‘死门’不死”（《‘肥婆’·窄门·死门》），有了出路。然而，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可曾身体力行，做个像样的“为民前鋒”？

在多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团结，民族间的和睦友爱，是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种族主义势力仍然强大，种族主义言论仍有市场，民族歧视行为、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过去别有居心的人挑起的种族冲突事件并没有得到全面、公正的诠释与科学地引为殷鉴的情况下，讲求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共处，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事。因此，甄供很关注社会上出现的高谈团结问题的言论，怕的是有人心怀不轨，在干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勾当。他在《又是团结问题》一文中，生动地将团结比喻为大道，民族为路基，建国的列车在大道上安全地行驶，而颠倒是非的人却申言路基不稳固，要改道或“扩建”，在大道上挥锄挖路，造成路面凹凸不平，窟窿处处，势必给列车带来危险、灾难。他于是提起笔来揭发其邪恶的目的，并提出今后的要务，“一是赶紧把被破坏的大道修葺，二是制止奸佞之徒的胡为，三是把被颠倒的团结问题重新颠倒过来！”正是出于对民族团结

问题的敏感与关切，一听到政党领袖以各民族在足球场的共同经验（不分族别，扬优责劣）来谈论民族问题时，甄供即提出补充意见，认为“要达致国民团结，固然要有足球场的共同经验，但更不可以缺乏球场上的严格和公平”，以免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无法有效落实‘团结之轮’（见《足球场经验的共识》）。甄供这些杂文，说理深透，论点科学，起着扶正祛邪的作用。

甄供善于把握时机，揭露政坛的黑暗面，实际上是因为他对从事政治的人物有所要求。他希望政党、从政的人要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既要看到政治的前景，又不要在人民痛苦面前垂眉瞋目，如国运民生以及华族权益保障等等，敢于仗义执言，要敢于表态”（《闲话为民服务》），要真心实意为民服务。甄供对从政的人要为民服务，表达了他的三愿：一是从政者要有真心，“敢于批评时弊，敢于直言进谏”，“如果为了官运亨通，会议期间噤若寒蝉，事后才马后放炮，吱哩呱啦，装出英雄姿态”，那是于事无补的；二是从政者“切勿患上自恋狂”，“身为执政成员党的党员，要严格自律，正身黜恶，廉洁奉公”，要从“贪财受贿问题上大栽筋斗”的人身上，吸取教训，引为殷鉴；三是“切勿见钱眼开，甘为‘倒爷’”。（同上）

可以说，甄供为从政者提供了一面自审的镜子，也道出了民众对从政者的期望，传达了民众对政治问题的心声。

### （三）批判华社陋习

马来西亚主要有巫、华、印三大民族。马来西亚的社会面貌、人文状况必然会投影在华族身上，或者说，马来西亚社会种种弊病，在华社中也有症状。甄供是华社的一份子，耳闻目睹，他所揭发的马来西亚社会的种种问题、毛病，主要是从华社身上体现出来，并展示出华社本身具有的特点；而要“解决华社困顿，……必须提升到国计民生全局来审视，才能寻觅正途”（《不要“多隆”》）。的确，华社与全马社会是个矛盾统一体，需要从整体上解决全马社会的主要矛盾，华社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才能逐步得到彻底解决。华社的弊病，正“侵蚀整个民族的体肌”。为了医治社会病痛，暴露华社内部种种劣根、毛病、陋习，引起治疗的注意是非常必要，甄供的杂文在这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甄供看来，华社目前面对种种不利情势，华人处境好比风雨同舟，但要提防不能同舟的两种人：一为善于吹法螺的呼延赞式的人物，满口精忠报国却极端怕死，追求虚名而不务实；一为会变脸的人物，善于投机钻营，得势后骑在他人头上作主人

(见《闲话同舟》)。

善于自我吹捧，伪装骗人的人，他们的劣根性，在甄供的笔下，原形毕露：如《伟大》一文，反映了华社存在自吹或属意别人尊敬他是伟大人物，或者会搞控股手段的被拍马之徒捧为经济奇才，或者政经都踏上两脚，毫称盖世英雄，可是到底都是吃钱太岁，终究被送进黑牢。又如《跛学浅注》一文则揭露大叫大嚷的政坛好汉，指华社造成“他和他所属的党派成了跛脚马，放蹄无由”，不料却自行脚软，失信清醒，栽到监狱里去；有的“做英雄又贪生怕死，临阵退却”，得“在自己身上弄点伤残”，成了跛子，“蒙混世人的眼目”，博取世人的同情。这类英雄人物，“时而向华社挤眉弄眼，希望藉此力量浮他上台把官当。倘遇批评和诘难，他不会自我反省，寻求更新之道，而是把阔脸一变，凶巴巴地要华社自行检讨和反省”。再如《不要‘多隆’》一文则用老鹰拔光羽毛，换上鸡毛裹身，冒充鸡族代表，企图骗杀鸡只的寓言故事，暴露自称代表华社利益的政党领袖，犹如人间的秃鹰，善于乔装打扮，可是，他们终究要亮出狐狸的尾巴，“当他的利益和底层民众的利益裂变之际，即使同文同种，血缘、地缘相近，他还是六亲不认的”。

在《普渡有怀》一文中，甄供从中元节拜鬼求神的活

动中，揭示华族愚昧、软弱、自欺欺人的精神病态。如人们怕鬼，却善于“曲意奉承”，以祭品、香烛招待，聪明之徒还会求取神字，博得好运发财，还有其他保境安民，生意兴隆等等祈求。这显示华社“对于恶人和鬼蜮的东西，我们向来都是‘隐恶’，万一欲‘隐’而不得之际，就用欺瞒、逃避或自我安慰了”。华族应重视存在的缺点：“似要表现责任感而又乏于承担责任；希望有所作为而实则是空忙；有愿望但却植根于画饼之中；普渡阴间的‘好兄弟’，却忘了把凝聚力用于普渡人间的好兄弟！”

甄供从爆竹声中，觉察到华族的劣根性的一面：“自私自大，面子效应，不懂居安思危，不懂得观物放眼量，偶有空隙，就会从一个极端堕进另一个极端里去”，如春节期间闹年，挥霍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不善于把“时间和金钱用于有利于民生、族群社会或文化建设方面”。（《闹年》）

甄供还发现华社局限性的又一面，即热衷于耗神内斗，争权夺利，以及对来自华社以外的强大对手，则奴颜婢膝，他在《我若为王》一文中这样描述道：“‘王’类繁殖过甚，侵蚀了整个民族的体肌。斯辈人物偶有势力或是窃得权柄，就会凭此颐指气使，巧取豪夺，搞得周天昏黑。对内，对同族则

讲究斗争哲学，手段狠毒，常是骇人听闻的。至于外来的压力呢，却是另一副嘴脸：见官哈腰，遇匪叩拜，或隐或瞒，低声下气，一副狗羔子的模样！”在《鸡头·人头》一文中，甄供也揭露“华社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偶肇纷端，他并不按照手续，在他所属的团体或机构里寻求解决之道，而是在外部大张旗帜地闹，一两个月或两三年地闹——通过舆论媒介的报章，自叙自己的伟大或委屈，或讥讽某人某事的可笑。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投诉的场所，仍然是报章，于是蒜皮芝麻小事，便雪球也似地，越滚越大”，成了死结。在《狼孩·马伊克·领袖》一文里，甄供毫不客气地指斥这些领袖人物犹如丧失了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的狼孩、野性十足与领袖欲极强的黑猩猩。看了甄供的指陈评析，人们不禁要问：体系要自强起来，能不认真革除这些劣根性吗？

赌是华社的另一恶习。不仅赌钱，“即使对于正经的事，也常用‘赌’的眼光去审视”。如“华族政经文化的衰疲，虽然有人说自强、自救，但却有不少人要把希望押在别人的筹码上，或乘搭他家的顺风车”；又譬如大多数人“把未来的希冀附丽在‘财神’的身上，一见到坊间的流年历之类，就喜上眉梢了”。甄供对此发出了沉痛的呼声：“不去赌的恶习，

我们这些自诩是‘龙的传人’的人，在充满挑战的九十年代里，不过是一堆懒蛇而已！”（《赌与“龙的传人”》）

身为华社的一份子，作为头脑清醒、有人类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作家，甄供不仅反映、剖析、抨击华社的种种弊病、陋习、劣根性，他也在多篇杂文中，提出促进华族群体健康成长的意见。譬如需要和发扬“军中无戏言”般的法制纪律，“以制止某些人以官腔来装潢自己，为他的铸下大错漆银镀金；防止某些人以流言打击别人，垫高自己”（《鸡头·人头》）。譬如要学习日本人勇于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决心和毅力、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道德品性，学习德国人踏实、不尚虚文，埋头苦干、不肯苟且敷衍的生活作风（见《年新德又新》）；培养读书风气，力求长进，积极落实文化建设（包括设立图书馆、出版机构等），设置发掘、培养人才的奖励制度，改善文体人员的物质奖赏措施（《有感于韩国的奖金制度》）实行公正、无私的重视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机制（参阅《王文教的‘教’》）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改变落后状态的办法、建议，有待华社予以重视，研究计划，共同推行。

#### （四）暴露文坛丑态

甄供是一位关心社会、有使命感的作家，他自然非

常关注文学领域的事。他热爱文学，执着创作。他的杂文自然要反映文坛现象，抨击种种错误的言行，指陈是非曲直，宣扬真理，扶持与赞颂正确的、新生的事物，并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提出具体的意见。

当今文坛并不干净，存在种种败坏现象。

在《由逃而混》一文里，甄供反映了那些没有尽本份职责的逃兵作家，他们“挂着作家的头衔，不创作，不思开拓，一天到晚，只是喋喋不休”；更糟糕的是“逃象已明显的所谓作家，却改逃而混”。甄供指出：“文界的沧桑和紊乱，其病在于混”；这类“混蛋、混帐之辈”多，“偶有风吹草动”，文坛不免“浊浪排空”。这类靠混而能成为作家的人，自有其术。则看甄供生动的介绍：“只要觑准机会，削尖头颅，见缝就钻，一有讲座会、研讨会，以及什么宴会之类，你必定要到场，而且逢会必讲，声调要高，废话要多，好让你的演词和玉照时常见报。日积月累，你就知名了，虽然这是争名和盗名的一种结果。……如果能够伙同某些‘文坛泰斗’，时而吹拍，说你想‘逃’而未‘逃’，再辟个专栏让你胡扯，那就是上上大吉了”。真是描绘得淋漓尽致。

马华文坛还有“无才无德”、“妄想自哄或靠别人哄

拾起来的假名士，热衷于追逐浮名，以为可以出名和得势”。可是他往往要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吕不韦那样，“拿笔却比拿锄头还要重，时常就有‘横笔向天’傻笑的丑态”（《横刀与横笔》）。

文坛的丑像还不仅此。在作家群中，“自从无‘文’或不‘文’之辈混淆其间，就有人凭着一张油嘴，到处惹事生非，争名逐利，抢班夺位、造谣中伤，自以为这就是他钻入文坛的“作品”，不朽的基业了。万一被人揪住尾巴，他就一面嚎叫，一面脱裤申诉道：“你看，奴家虽入风尘，但还是处女身哩！”（《TROUBLE MAKERS》）看来，这类“作家”，可谓虚伪无耻之极。

此外，马华文坛有些作家，东施效颦，要学蔡澜之类性趣特浓的名嘴，“常在人前作忧国忧民之状的诗人，一个转身，有味的脏话就从他那张尊口喷溅出来；所谓作家也者，形诸笔墨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邓丽君小姐那双光滑的大腿；等而下之那类无文之辈，东抄西剽之余，一瞅到女性，就垂涎三丈，用猪八戒的嘴脸哄了过去，沾点口舌和手脚的便宜，算是完成意淫之不足的壮举！”（《名嘴蔡澜·有味笑话》对于这类污化文坛的黄色作家及其垃圾产品，甄供表示了他的厌恶，直斥为“可以看到某些人的喉咙，某些人那厕所式的肺腑”！

甄供对当今马华文学的总体情况，并不悲观，他认为“观察文学现象，不能象逛购货中心那样，见到便宜又抵食，就照拿不误；也不能林黛玉小姐似的，偶见花残月缺，就伤心落泪。由非见是，马华文坛未必是萋萋处处的，何须愁杀呢？”（《何须愁杀？》）他反对以（文学活动与作品）“多和畅销，就是昌盛，反之，前景就是黯淡与凄凉”的观点来评论马华文学的盛衰。因为“考察作品的优劣，需要从具体作品的内容素质和客观条件，充份的评估，才不至于如瞎子摸象”。而且，文学作品滞销，还有一个现代社会盛行追求物欲、忽视精神的生活潮流影响的问题。

甄供援引马华文学史上大量作家作品，证明“直抒胸臆”、“敢怒敢言”甚至为“理想而献出自己的性命”的作家大量存在，因此，“有风骨的作家和文人，仍然是占大多数”，“一小撮败类的丑态，不可说成这是整体文人的不行”，藉此驳斥有关混淆是非的错误言论。（《另一种大炮》）

文苑稗草丛生，的确令人扼腕叹息。甄供身历其境，自然也在思考改变现状的问题。他在《掘井要及泉》一文中，就对举办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提出他的看法。他以掘井为喻，认为需先探究源头，看到活水、泉眼，然后辛勤开掘，才能得到源

源的井水，解决问题。因此，“文学研讨会或讲座会，固然可以掀起热浪，激发创作。但是，如果不择优而培育，任其自流，未必是可以造就出站得稳脚跟的作家的”。他进一步分析道：“作家之所以是作家，除观察力之外，还得有思维力、想象力、记忆力等方面的杰出发展，加上兴趣和意志等心理因素，经过较长时间的互相渗透和组合，才能为他铸造出锋利的心灵之刃，偶而碰触生活岩石，……迸出熠熠的火花——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他认为“掘井及泉与否”是一个文学繁荣或凋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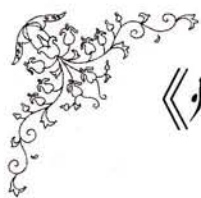
由于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甄供关注社会上举办的文学创作之类活动的结果（成绩），并及时提出提高写作水平的意见，供有关作者参考。他认为常有作品发表，知名度日益增高的作者，要了解自我“充电”和补充养料的重要性，在创作上寻求突破；要及时察觉和纠正创作的老化和程式化，以免陷入创作危机，导致故步自封与落后。他指出“文坛前浪和后浪，不要气馁和自满，应该善于自勉自励”。（《意外和意料》）

当然，作者的自勉自励，自我提升，要有正确方向和苦干精神。甄供对此表达了他的看法：“首先，他必须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才能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发扬着某种精神。困难袭来，他有敢于战而胜之的勇气；挫折磨难之际，他又要有不屈的决心”。（《东瑞的“三个小时”》）对于文艺青年，甄供也热情地给予劝导，希望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埋头苦干。他在《要靠自己》一文中说，“搞文学创作，不能单凭一时的兴趣，因为兴趣常常会随着时日而转变的。所以，希望自己有成绩的文艺青年，就必须对文学有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应该尽量挤出时间来写，最好是天天动笔，三五百字也好，一两千字也无妨（不一定要拿出来发表）。只有这样，惟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创作技能和水平。”“除此之外，锻炼观察力和进修，也是应该相辅而成的”。

甄供还借文坛存在的“相轻”现象，辩证地进行剖析、说理，对作家“相轻”以及转而“相亲”的行为提出精辟透彻的见解，认为作家可以各以所长，光明磊落地相互评鹭，与此同时对于超越自己的同行者，要真诚相亲，既不嫉妒打击对方，又不自卑自馁。这样，作家之间就能相敬相惜，共切共磋。马华作家果能在实践中倡行这种正确的作风，必将大大有利于“廓清文坛的尘埃，建立起作家的新关系。”（《相轻与相亲》）

（上）



#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 雪隆地区

莫泰熙	练炳山	张国荣	爱 薇	江秀滔	郑循民
龙锦平	张永新	张济作	邓文雄	李万千	黄泰国
翁诗侗	陆庭谕	李子平	陈干逸	赛·扎哈利	徐步高
吕良友	高淑平	林嘉年	杨清龙	陈 彩	傅进德
邓良基	刘向庭	杨静来	陈宝武	谢满昌	柯嘉逊
邱金明	陈思卿	吴建成	邝其芳	陈传国	野 草

敬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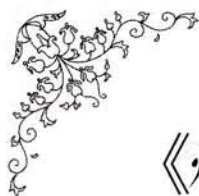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 走自己的路

森美兰州

侯亨能	赵华护	梁丹亮	张四妹	叶冠奎
杨潘照	曾敬闰	陈诒和	范天福	陈少安
莫桂梅	巫运才	曾亚苟	梁裕发	李素梅
巫润平	萧兆林	唐君复	王肯堂	刘运林
胡国良	张振松	萧正生	李宽荣	王耀鎗
张志超	许世平	黄妹	林连财	
陈水生	尹维明	陈嵩杰	黎金生	

敬贺



##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因为有你们，  
我们坚信“燭火”永远燃烧！

陈世雄  
许婉佳  
沈月甄  
沈月燕  
赵秋萍

吴宥谒  
吴明丽  
陈加仁  
苏利萍  
李依芳

敬贺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呼唤新的文学精神：  
新的感受、新的语言、新的美学、  
新的狂飚，蔚成马华文学新风貌！**

**彭亨直凉一群朋友**

黄守群  
林炳顺  
邱成  
饶佛林

何同美  
刘炳华  
庄惠云  
梁志

罗福生  
唐亚华  
颜联荣  
陈世震

姚金融  
梁金福  
孙佑明  
直凉华夏大会堂

**敬贺**

《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彭亨劳勿**

黄世康  
罗肇华  
尹金生  
林志成

**彭亨文冬**

李尧光  
刘崑山冈  
李善蔚  
朱广荣  
官克宁  
顾木  
文冬书艺研习会

**敬贺**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霹雳 和丰  
叶柏松  
郑明月 敬贺

彭亨 文德甲  
陈颖雁 敬贺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彭亨 关丹  
陈玉康局绅 敬贺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不苛求、不妒忌、不扼杀、  
多鼓励、多批评、多创作，

马华文学定能走出荒原！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志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

森美兰 芙蓉  
许烈邦 敬贺



/ 丁云

# 无望的都市

## 金华篇



(1)

**金华** 把罗厘倒退到砖窑口，

准备让工人上货。

砖窑开封了，窑火虽然熄了，热气仍然像燥郁的四月天气，扑面而来。他探头往洞口望了望，哇哇，好一窑的红砖，像烤热的红烧豆腐！砖窑老板潘叔把几块砖丢给他，他接住了，仍然有些温热烫手。烘好的砖块烘得蛮均匀，硬度恰好，这一窑砖

块，应该是好砖；敲开了看，没点半生熟，偷工减料的痕迹。他高兴地对跟车的喊：“可以上货了，手脚利落一点啊……”

工人在上货，金华跟潘叔到波罗蜜树下喝咖啡。

法蒂玛在收割波罗蜜，熟的没熟的一起采撷！

“她…她怎么大的小的，有熟没熟也一起采？”金华困惑。

“行情不好嘛，熟的卖

给生果档，没熟的卖给人煮咖喱。”

“行情是坏坏，快跟乞丐来结拜…”

“你比我好，到底有三辆罗厘，广府人说：烂船也有三根钉。”

“干！你讲风凉话是不是？”金华满腹牢骚。“建筑业还是死气沉沉，你是知道的，三辆罗厘，半走半停，半死不活…三张运输执照，全是跟马来人租的，罗厘停着没跑，执照

费照旧每个月得付钱…干令娘，你还有砖厂，才真的吃不完。”

“算了啦，又来酸我啊？建筑业萧条，我卖砖的，又不是卖黄金，能好到哪里去？…哦哦，你不是××党员吗？还是吧生××区支部副财政，搞运输这么久，还申请不到几张执照咩？普通人有冤屈，有委屈，都会找‘张天师’帮忙，你们都是××党员，怎么可能不关照照顾你一下？”

“××党员？我跟你讲，要看你是大奶的孩子还是二奶的孩子，而且，要看准哪个奶的奶水多，不然就吃不到奶，你懂吗？干…我有申请啊，从不是××党员到是××党员，年年申请，10年都没下文。啊，啊遇到罗厘载货超重，照旧开罚单，缴罚款，令娘…我真的不服气，有机会，我一定出来竞选议员，中选了，可以代表搞运输业的，发出声音，争取合理权益。”

“出来竞选？你会讲英语吗？”潘叔揶揄。

“潘叔，你不要酸我啦，虽然我只有中学毕业，长期做甘榜马来人生意，马来话走得透，而且啊，告诉你，我正在上夜校，学英语，不是讲爽的咧，我真的在学英文，像我英

文老师说：Have a head start，就是起步要比别人快，才能赚到吃啦…喂喂，你们搞什么？上货这么慢？两个人扛一块砖头？令娘…这些××仔，没有用的，软手软脚。”

## (2)

课室里，学员寥落，很多人缺席。

老师是新来的，嫩得很，满脸还是青春痘。“Keep a cool head. 保持冷静的意思。例如：No matter what you do, it won't be wrong for you to keep a cool head.”

金华跟着念：“No matter what you do, it won't be wrong for you to keep a cool head, 不过…我无 calm down, because…”

老师，“because what?”

金华：“因为… I need to go to toilet.”

众学员哄笑了起来。

老师：“千万不要取笑这位同学，他很有学习精神，说英语，不要怕别人取笑，就不敢尝试，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学员，更加有心理障碍要克服，同学们应该给予鼓励。Any more questions?”

“我是真的要上厕所… go to… go to toilet”金华脸色刷青，两腿夹紧，尴尬的一手捂着屁股，裤子已有污迹渗出来。他起身，匆匆赶往厕所。周常看见金华位子上的血迹，啼笑皆非摇头。随后，金华上完厕所回来，周常跟他聊起来。“痔疮发作啊？”“是啊，手尾长啊，给中医医，好了，又复发…噢，你不是××党的？怎么也来上英语课？”“全球化呀，现在不论是什么党，都得学英语，听说，你们××党开会，是用英语的呀，”“嘘…小声点啊，免得给人知道，说我们不支持华文教育。”“我们不是也一样…”“一样？什么一样？你指的是…你们开会也用英语？”“嘿，嘿，不然我干嘛来上英语课？”

两人莞尔而笑，心照不宣。

虹进来，永远姗姗来迟。

金华开始心不在焉…

虹眼睛老是瞄过来。蔚蓝的眼眸。似辽阔的西藏圣湖。她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个致命的外遇诱因…她虽然自称是混种人，但中国的成份肯定很强吧？美丽眩目，年轻潇洒，有时流露童稚般的纯真，有

时又放浪野性。她说她想参与政治，要加入××党，要他推荐。他跟她去了卡拉OK几次，喝酒唱歌。他喜欢唱老歌，拿手的是《马车夫之恋》，以前跟着那个前署理会长，还唱着它，到处筹款！她喝多了酒，放浪起来，手舞足蹈，哼唱起西藏的民歌。

你的心如明月，千万朵乌云也不会污染。

我的心似哈达，千万次洗刷也不会褪色…

老师继续讲课：“学习英语，必须 Head over heels。”

手机突然响起，令金华的遐思截断了！

他接听，是妻子惶恐的颤抖声音。

“什么？都被抓了？怎么会这样的？我…我立刻赶去…”

### (3)

警察局，金华见到警官，要求见他儿子，并要求保释。

石刻般冷峻的脸，警官睨着他，“你是他…爸爸？”

“是啊…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警官慢条斯理翻看文件，这里的物理时间，跟

吉隆坡商业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钟表，是以0.01秒运行。大概有一世纪漫长，他仍然等候在柜台前。

老婆跟女儿CAT随着赶来了…

他看到老婆风扇一吹都会倒下去的羸弱样子，心里就暈。女儿呢？穿着露背的装束，发型像一团枯草，根根像芒刺，鼻孔穿了洞，戴着圆环，不止不止，连舌头也穿了洞，戴着铜环，导致讲话含糊，每一句都似呢喃！他更加气闷躁郁。老婆急惊风似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扯着他问东问西，女儿却懒洋洋，双峰塔塌下来也与她无关吧？儿子阿强呢？生死未卜。这就是他的一家？松松塌塌，歪歪斜斜，像摇摇欲坠的悬崖边木屋。他真想斥骂女儿一顿，再揪老婆的头发，问她怎么管教儿子的？怎么搞到进警察局？

老婆畏缩地小声说：“你…你会马来话，快…快求求那位警官好吗？不要打我们儿子…快去呀。”

“我知道啦，你别烦好不好？”金华终于亮出自己是××党员的身份。

“警官…请行个方便，国阵的，都是国阵的嘛…有事好商量。”

“商量？商量什么？你想贿赂我呀？你儿子在卡拉OK吸毒安非他命，他还把这种药物，售卖给其他人…你以为闹着玩的？搞不好，可能判很重的刑罚，也可能发配木寇山！你是××党员？更应该懂得维护清廉…好好的给他请个律师吧。”

他趴在柜台，只觉得天旋地转，要昏眩过去。

屁股似有黏黏湿湿的液体淌出来…

他妈的，痔疮好发不发，偏偏现在发作？

### (4)

金华回到家里，脸色惨白如冥纸，往沙发一瘫。

看来像芦苇枝，风袭欲倒的老婆，喝了红菌茶之后，又恢复精神，在他耳边唠唠叨叨，音喻不休。“死鬼…躺？你还能躺？儿子不管他死活啦？你不是××党员吗？怎么不找找议员，还是部长？救救你儿子？”

“救？怎么救？他现在是贩毒啊，不是闹着玩的…”

“贩毒？又怎样？拿督的儿子，不是公然开枪打死人？”

“你以为？还不是被抓

了起来，搞不好判死刑有份！”

“你这个做爸爸的，真的没有用…”

“喂喂，你还敢怪我？你还敢怪我…你这个做妈妈的，有没有好好管教孩子？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女儿像个怪物，头发是黄的，鼻子、舌头都钻了孔，戴铜环，像牛还是像猴子？穿的裤子，全部有破洞，说这是流行，你妈的流行…你都不管教她的吗？儿子读书，数学考30分…你有没有好好督促他？他…他交什么朋友，你知道吗？他偷你的钱，去买摇头丸，你懂吗？你…你只会整天搓麻将？还是躺在床上吃药？喝你的红菌茶？”

“哦哦…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吃药？喝红菌茶，我身子虚弱啊，骂他们两句，就气喘不过来…他要出去跳舞、赛车，我阻止得了吗？医生说，我…我的肾脏全坏了，癌细胞不断扩散，都不知过不过得了今年…”老婆委屈地啜泣着，身子颤抖，像风中蜡烛。“你…你只会骂我，责怪我…自己又怎样？只顾你的运输生意，只顾你的政治活动，有时一个月，孩子都见不到你的脸，他们怎么会怕你？怎么不去学坏？还有…还有哦，你七老八老，去学什么英语嘛？还

不是班上有漂亮女人？我知道…我身体不好，不能满足你，但…但你至少该给子女一个好榜样啊，你有多坏，孩子就学足你，这是报应啊…”

“你别乌鸦嘴啊，我…我从来没搞女人，我搞政治，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政治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 (5)

金华甩开课本，心不在焉。

教师：“谁能为 **Keep a cool head** 造个句子？林金华同学，你来。”

金华：“**Keep a cool head, bullshit.**”

教师：“你怎么可以在课室骂粗话？”

金华：“骂粗话怎样？**bullshit, bullshit**，令娘…读什么鸟英语嘛？去验车，送钱交罚款，也要讲英语？去申请张罗厘运输执照，也要跟你卖弄英语？开会讨论争取新村拨款，华校筹款，也要讲英语，不是说学会 **bahasa malaysia**，就条条大路通国会的吗？搞什么嘛？出来竞选，也要懂得英语？什么道理嘛？跟外国人打

交道？不会讲自己的国语吗？他们听不懂，找个翻译员啊，令娘，殖民时代早就过了，还倒过头来捧他们大腿？…**bullshit, bullshit, bullsh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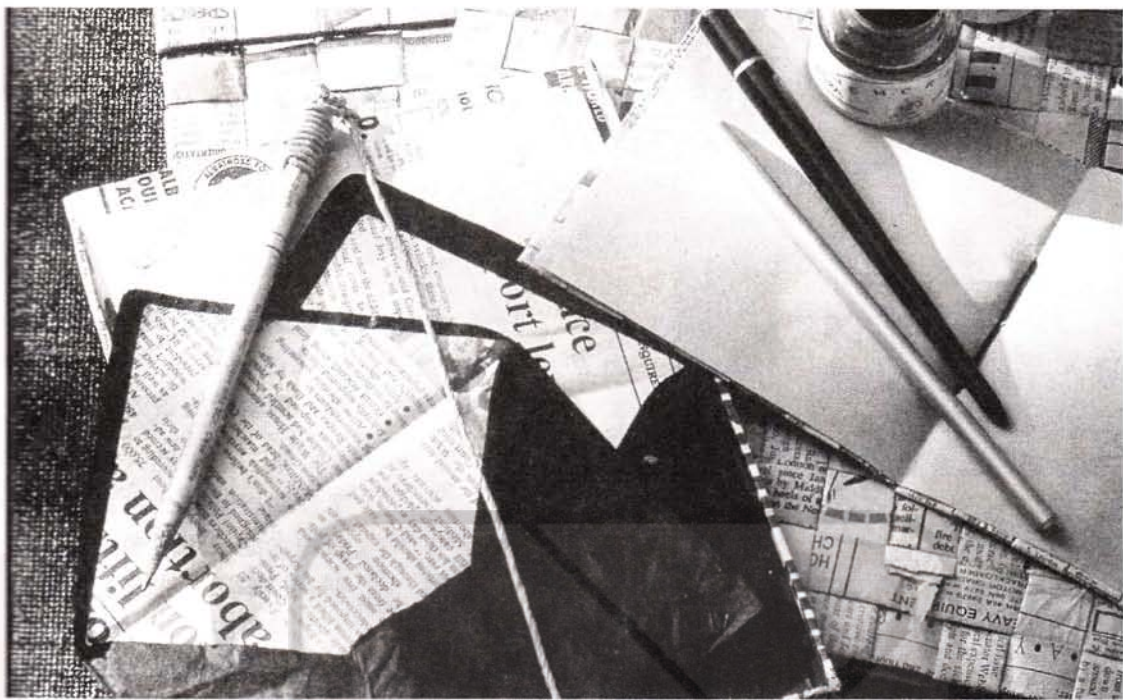
他早上送三辆罗厘去验车。

交通部官员给他包公脸看，黑得像货车排气管的黑烟。三辆都不过关，因为黑烟太多；而且罗厘引擎太旧了，需要彻底整修，再送检。那不是要他的命吗？建筑业萧条，半死不活。三张租来的运输执照，每个月要付钱，罗厘的保险、路税、柴油、工钱…天呀，就像罗厘水箱破了洞一样，得不断添水添水，否则，引擎就过热，要爆炸了！现在还来一记闷棍？像广东人说的：“乘你病，拿你命？”他几乎要跪下来求官员了，他把老婆得了肾脏病加癌症，儿子犯了藏毒案，女儿逃学…还有运输业的艰难、党不重视他、小龙女刮了他一笔钱、中年男人的苦闷，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他深知道，验车不过关，等于宣判他死刑！

“**Encik… please… I beg you.**”

“**you want to bribe me? I can call the POLIS.**”

“**tolong Encik,**



tolong Encik..."

金华脸色惨白，不断  
挪动屁股，坐立不安。

老师仍然在讲课……

“关于‘头’的惯用  
语，我们再温习一遍……动  
动脑筋，Use one's  
head. Don't keep  
asking people to help  
solve problems for you!  
Use your head,  
please!”

虹！虹冷睨着他，挑  
逗的眼神……

虹不是他的精神浮木，  
而是他的精神恶魔。

他没有胆量搞外遇，  
太昂贵了，他搞不起！只  
有三辆烂旧罗厘，又不是  
三栋洋楼，三架747客机，  
他有什么条件搞外遇？他

只能在精神上“出轨”，望  
着姿态撩人的虹，意淫意  
淫，想像她像脱衣舞娘，  
翩翩起舞，也想像她高潮  
的时候，会哼什么调子？  
西藏民歌？还是一般人的  
呻吟？或者唱卡拉OK，  
摸一下香肩嫩手。而她却  
有强烈欲求，她要他带她  
去西藏旅游，要他买下店  
面，给她开时装店！他看  
起来是个老板，表面风光，  
其实他的事业，早已濒临  
崩溃边缘了；银行催了三  
次，再不还清贷款，就来  
拉罗厘了。而租给他运输  
执照的马来人，也恫言起  
价，否则收回执照。大选  
要出来竞选吗？支部主席  
霸气骂他：“no money,  
how will there be any  
election?”

金华感到昏昏眩眩，  
额头冒冷汗，站起来，座  
位上赫然是腥红的血迹！

坐在他后座的学员发  
现，大惊小怪，呼叫起来。

“Teacher... There is  
blood...”

遂引起一阵骚动。

“keep a cool  
head.”老师上前视察。  
“What is happening?”

金华没好气。“Keep  
a cool head. keep a  
cool head. 痔疮发作啦  
...”

他脚步踉跄，昏眩持  
续，只好坐下来，往椅背  
一靠。

“令娘…失血过多，不  
知道会不会死…”

# 遇事凶一点

**张三** 这天不小心  
与别人撞了  
自行车。

其实撞得并不严重，张三的自行车辐条断了两根。因大家都有急事，谁也没过多纠缠，各自修车走人。

没想到，张三回家却被父亲斥责一顿，你个没用的熊包，别人撞坏你的车子，哪有自己掏钱修车的，你应该让他赔。

张三分辩说，当时也分不清谁的责任，何况我还撞坏了人家的车子呢。

张三父亲说，那也不行，像遇到这种事，你应该凶一点，从来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你若做出不要命的样子来，还怕他不服软？记住了吗，以后遇事凶一点。

张三点点头。

没过几天，张三果真又与别人撞了自行车，本来并无大碍，但张三想起了父亲的话，便沉下脸说，你眼睛瞎了吗？竟敢撞你大爷的车子，你他妈的给我修车去！

车，还赔了一点钱。

这回张三更得意了，心里又想，还是我爸爸说的对，遇事就应该凶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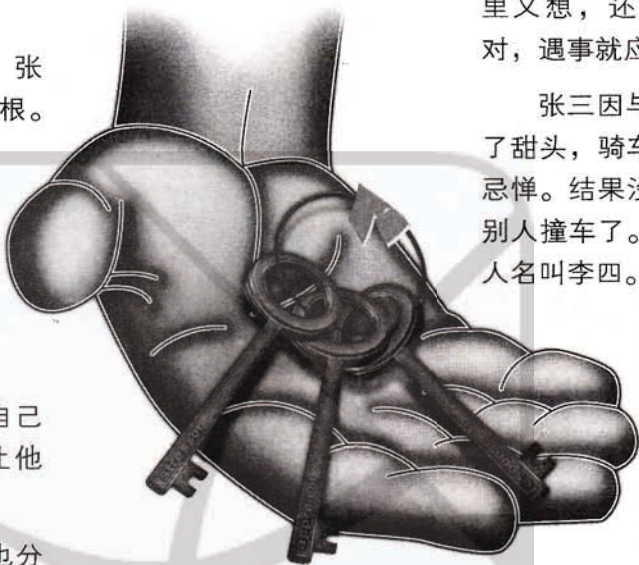
张三因与别人撞车尝到了甜头，骑车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结果没过多久便又与别人撞车了。张三撞的这个人名叫李四。

张三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他不仅踹了李四的自行车，还伸手去抓李四的衣领。

就在这时，张三忽觉眼前一片漆黑，不由自主地栽倒在地……在一阵疾风骤雨扑面而来之后，张三感觉浑身上下开始钻心地疼……看着挥舞着双拳的李四，张三吓得筛糠似地直抖。

张三连连告饶，并答应马上给李四修车，还将随身带的钱都赔给了李四。

李四看了张三那副狼狈样儿，心里想，看来我爸爸说的不错，遇事就应该凶一点。



那人看了张三那副凶巴巴的样子，不想把事情闹大，便忍气吞声地为他修了车。

张三觉得自己好神气。心里想，看来我父亲说的不错，遇事就应该凶一点。

过了两个多月，张三再次与别人撞了车，张三汲取上次的经验，一开口便高声斥骂，并上前朝人家车子踹了两脚，责令人家为他赔车子。

那人见张三蛮不讲理，自知遇见了楞头青，只好自认倒楣，为张三修了自行

/ 林火 (中国山东)

# 犯贱

王大发新近添了点小毛病，二天不洗个桑拿浴就浑身刺痒。

听说步行街上新成立了一家桑拿中心，王大发立即前往。当然这次得走着去，这步行街规矩严，不管多高级的轿车，也不管你想交多少钱的通行费，交警都不让通过。走着去也得去，就凭咱王大发，竟然还有没有去过的桑拿中心，在朋友跟前说起来也太掉架了。

王大发正像螃蟹那样牛皮烘烘地走着，突然，他的腰被一个硬东西顶了一下，王大发转过头破口大骂。骂过了也看清了，顶他腰的是一个皮鞋盒子，皮鞋盒子的主人是位很时髦的女子。如果是两年前，不要说有时髦的女子用皮鞋盒子顶他的腰一下，就是用自行车撞他个筋斗，料想王大发也会笑个天真烂漫，但是今天，王大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也经历过形态各异的美女的伺候，再让什么随随便便的女人用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撞自己，就是自己对自己不尊重了。所以，王大发继续对女

人“谋害”恼羞成怒。女子有些慌张，连忙摸出张十元的纸币要赔王大发的损失。王大发都快让她气乐了：“别说十元钱，再多的钱算什么东西？老子多的就是这个！”王大发说着赏女子一个耳刮，“这样才两顶了。你认为老子是什么人都敢碰的？”王大发才不管身边围观的人如何气愤，又要喊警察什么的，转身扬长而去。王大发有的是钱，难道现在还有钱摆不平的事？

这桑拿中心的一条龙服务真是优质呀，王大发心情愉快地桑拿完毕，马上进入几下道工序：让美容院的小姐给洗头；让小姐们给泡脚，最后，王大发被送进了踩背室。身体胖了，不经常让小姐们踩踩，可是不利于健康。王大发不怕花钱，不怕重复劳动，就怕小姐在自己身上折腾，自己觉不出舒服。

真是无巧不成书，给王



大发踩背的小姐正是王大发街头赏耳刮的女子。王大发没有认出她，她却一眼就认出了王大发。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小姐“嗖”地窜上王大发的背，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王大发的硕腰用上了劲，随着王大发“哎吆”一声惨叫，小姐随之也吓了一跳，她刚才光想到了复仇，忘记了如果真把王大发踩坏了，她得赔偿一切损失。小姐连忙问：“先生，您感觉怎样？”

“舒服！”王大发呲牙咧嘴地说，“爽，真他妈的爽，我的皮厚，你就这样狠狠地踩，我多给你加小费。”

意大利 VERONA 朱丽叶故居前的朱丽叶雕像。[伍良之摄]



伍良之在哈尔滨雪地松花江畔影。



# 伍良之诗四首

## 1. 我见到了朱丽叶

朱丽叶  
伫立庭院  
左手搭胸  
右手轻挽裙裾  
端庄 含情

你不必对月起誓  
月是那么无常  
易变  
我给予你越多  
获得也多  
因为我俩包容  
无限  
我会把所有的好运  
安放你脚下

我的郎  
我会随你  
走天涯

朱丽叶  
说悄悄话  
在露台  
我来维罗娜  
看朱丽叶  
我是不是罗密欧  
梦境  
美丽得  
近乎荒唐

(2003年6月21日在意大利 Verona 维罗娜市的朱丽叶故居，看见茶褐色朱丽叶雕塑伫立庭院，抬头看见那露台，有感而作。)

## 2. 炸鸡诗人

人生  
有起 有落  
从生活里来  
到生活里去  
去皮 去油  
灯火下  
鸡  
在油里炸

去皮  
去油  
胆固醇  
不留  
鸡胸变得  
鸡腿般嫩滑  
诗人  
脸颊生红霞  
笑靥上颜面  
月 半轮  
缪斯  
远远地盯着  
他  
在天边

(2003年11月1日)

杰伦伉俪千金出阁，图为一对新人在婚礼上留影。[伍良之摄]



### 3. 谁顾

天凉  
地冻  
哈尔滨火车站  
冷冰冰  
急步走的人  
只望前  
那在雪地爬的人  
无腿  
宽衣裹瘦体

赤道来客  
匆匆停下脚  
掏给他廿元人民币  
又匆匆赶火车  
飘来的谢谢  
已溶化在雪中

廿元人民币  
能使他  
不再在雪地爬  
不再挨饿受冻

谁顾

(2004年2月6日哈尔滨去吉林火车上)

### 4. 那滴泪

他穿着礼袍  
领带歪了一边  
她轻轻地把它  
摆正

他  
脸颊住老年  
鬓边住白发  
她看得清楚  
她

羽翼住丰满  
胸怀住雄心  
有

雷电的凶猛  
也有  
麋鹿的谦疚  
他明白  
女儿心事

老伴已在哽咽

(杰伦贤伉俪千金在澳洲 Adelaide 豪华旅店出阁，甄供与我是座上宾，杰伦伉俪舐犊情深，千百里外送女出阁，父女、母女真情流露，旁观的我感触良深，涂了一首诗，是为记。)

他正襟危坐  
手里拨弄  
千百里带来的金饰

她跪下奉茶  
接下这杯  
告别  
那滴水里陆上空中  
飘过洋越过海  
奔涌眼眶里  
那滴泪  
终于夺眶而出

女儿要嫁到千百里  
外  
是她的幸福  
从此  
一生一世  
挂在两老心头

(2004年3月10日晨  
于 Adelaide)



幼时已经拒绝母乳，  
他喜欢掺杂各种矿物质的牛奶  
〔吮吸时发出满意的咿唔声〕  
被喂以母乳，我记得，那唯一的一次  
小牙在妻子的乳房留下深红的  
啮痕，从此确定犬牙的锐利

四岁，他开始纠缠妻子要啃  
大鸡，金黄色，带着血红骨髓的  
那种，用成长得很好的犬牙  
完全熟练地撕扯，而且把骨头嚼碎

渐渐他不喜欢白兔，小猫或狗熊  
迪士尼的卡通人物都嗤之以鼻  
要左轮、冲锋枪、机关枪  
飞机、大炮、坦克以及  
一击就可刺入心脏的  
匕首和武士刀

然后他拒绝吃妻慢蒸细煲的  
蔬菜瓜果，尤其讨厌方方正正的豆腐  
嗜好烧鱼、炸虾、烤肉，特别是  
带着腥味的生蚌活蚶  
十八岁时，宣布要吃猴脑

一星期七天，每天五小时  
膜拜电视机、录影机、光碟机  
欺诈、谋杀、陷害、非礼、强奸、乱伦  
“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身边的朋友  
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  
倪匡的名言，古龙的警句  
他了如指掌，倒背如流

二十岁那年我知道他已成熟，  
完全可以进入都市，不论是通衢大道  
还是小径黑巷  
在电脑的终端机以及网际网络  
绝对可以面对任何暗算、伏击、反叛、围剿  
背后插刀或吃里爬外  
应付得比我更生气勃勃

最后只剩装备他以数码、资讯、知识  
四年大学两年研究院再加四年博士班  
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精算师或 XX 师  
理想前途价值原则信念或就叫哲学吧  
反复铸造炮制锤炼用钱钱钱钱钱……  
一条现代青年一条都市妖兽于焉诞生  
我终于完成现代父母的责任！

# 今天的茶台

/ 田舟

香烟是主食  
在口鼻间吞吞吐吐  
天已大亮 而这里  
浓雾却刚刚升起

偶而 投来  
粗言秽语 爆开  
将氛围  
蹂得十分尴尬

手机乍响 叩开了  
一扇旁门左道  
直通千字 万字 马场  
甚至英超联赛的大门

唇舌的晨操  
除了咀嚼 品味  
还得利用丹田  
将各类话题 掀起  
声浪万丈

(稿于 2003 年 9 月)



## 墙 (外一首)

/ 秋山

他的寂寞  
无奈

无声的流出了街坊

他的坚持  
毅力

勇敢面对骄阳烈日

最宝贵的青春  
变成了感叹和斑驳

最平滑的感情  
雨水泪水侵袭伤痛

他的笑靥  
挂在绿荫底下

威严  
莘莘学子浏览阅读

他很固执  
固执的不肯多让一步

他很坚强  
谁都不能改变动摇

不能倒下  
绝对  
不能  
倒  
下

尽管风外有风  
墙外有墙…

### 闹钟

在时间的松弛下  
我必需把时间重新  
上链

每一天的时间  
就是每一个明天的开始

当惊醒的时刻  
时间不会停留

睡去  
时间一样走动…



# 有关宏愿



有物铁证如山：

双峰塔

够高

多媒体走廊

够长

KL 国际机场

够大

有愿望气势如虹：

2020 年先进国宏愿

够瑰丽

物我无瑕结合

恰似狂欢啤酒节 众人

醉在如山泡沫里

爽呀 爽呀 展示

赤条条的肢体语言

道说——最大

2020 年国家宏愿

落实于

各种族大整合 最好

说一种语言 使用一种文字

全民融合于——

团结一致

奔向

长廊

突破

高峰

直冲

恢宏的梦幻太空

关于宏字的解说

涵括了

高深宽广远阔

我是主流 你不入流

单一色彩

合逻辑乎？

别说不合乎国情的逻辑

道说

——可以是最大

可以是最小

瘦伶伶那么一横或一竖

嫌狭窄单薄了？

核子细多了

伏魔的那朵蕈云 便是

它的前身

稿

约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来稿请寄：**

**《燭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风华正茂**

——题郑少如画家的水彩画  
**《跳舞兰》**

画纸就是舞台  
 任何时候都有璀璨的灯光  
 那赞赏的掌声  
 就是不绝于耳的美妙音乐  
 一登场  
 便抢走了所有的眼光  
 是让人惊艳的身姿  
 是妙曼醉人的舞姿

当然  
 上了舞台肯定了身价  
 那赞赏的掌声  
 那不绝于耳的美妙音乐  
 引出了如此优美摄人的舞姿  
 那还突出呈现了什么呢？  
 呵，应是风华正茂！

（注：郑少如，又名郑汉光，大马著名画家，怡保人，擅长水彩花卉画）



##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1. 商业广告

- 内页：1/4 版 RM500
- 1/2 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 RM3000

### 2. 贺词

- 1/4 版 RM300
- 1/2 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 3. 赞助

-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支票请志名：《燭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华文）\_\_\_\_\_

（国文）\_\_\_\_\_

性别：\_\_\_\_\_

团体 / 商号：（华文）\_\_\_\_\_

（国文）\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件：\_\_\_\_\_

献捐数额：\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_\_\_\_\_

征求人姓名：签名 / 盖章：\_\_\_\_\_

日期：\_\_\_\_\_

## 走出悲情（七绝）

——庆贺第五届“东南亚华文  
教学研讨会”成功举行

悲情郁结凝春花，  
熬尽霜寒绽初芽。  
喜趁东风神五讯，  
圈环紧扣焕光华。

附记：1997 年我在吉隆坡参加第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究会”，聆听来自东盟各国包括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华教机构的代表讲述当地华文教育的现状，觉得充满了一种挣扎求存的悲情，其中辛酸处令人惘然动容。事隔六年之后，今年我又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觉得时移势易，华教在东盟各国的发展势头走俏。除了我国华小受“英文教数理”的课题困扰之外，各国的华教都出现了松绑的现象。其中泰国代表更以“遍地开花，满园春色”来形容该国华教发展的现状。其他如柬埔寨、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甚至印尼的华教，都可以用“绝处逢生、欣欣向荣”来形容。这届研讨会的基调或可用“走出悲情，呼唤豪情”来概括。过去东盟各国华教工作者含辛茹苦、前仆后继，在艰苦的环境中传承母语教育薪火的精神，就像暂时被冰冻凝结的花朵，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迎来了春风，终于纷纷绽开强韧的幼芽和蓓蕾，节节伸展，生机勃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带来华文经济效益的提升，“神五”太空船航天捷报所带来的喜讯，都给中华文化注入振奋人心的力量。而中国顺利申办奥运，也是长亚洲人志气的壮举，将给周边国家带来无限的商机。奥运标志的五个圈环，环环相扣，正象征了东亚各国华教人士紧密团结，在新世纪中奋勇前进，与世界接轨，让东方文化焕发光彩。

6.12.2003

# 旧体诗两首

/ 莫顺生 (潇枫)

## 一、山中寄怀

梦寐牵魂在碧山，留连独醉不知还。  
巍巍隔绝风尘外，远远别离世俗环。  
舞剑江湖涛浪里，啸歌文苑赋辞间。  
平生只望莫违志，澹泊无求绪自闲。



## 二、咏竹

千竿翠影绕园林，劲节虚心自古今。  
指月任教寒露洗，迎风犹让冷霜侵。  
舜崩即有双妃泪，晋溃还遗七子吟。  
自是幽篁多雅士，放歌长啸爱弹琴。



# 天光

/ 邢诒旺

阳光撞击灰尘  
梦荡漾。看见  
阳光撞击梦  
灰尘荡漾。看见  
荡漾的，揣测  
是光暖和。看见

你吹泡泡  
小泡泡膨胀成大泡泡。看见  
你吐文字  
文字纠结成线。看见

你绑好气球，乘搭它  
上班去  
暖看见，在这种高度  
彼此是模糊的。看见  
你一手摘取云朵，一手遗落  
看见交通拥挤，看见  
天光，漫天沾血的  
羽

(2001-12-22)

# 代赋集 (四)

题石角民立中学建校三十五周年  
暨新校舍落成典礼纪念特刊联

石角峥嵘黎民立序  
河流浩荡寰宇传芬

(2001年7月19日)

题巴生青年华小创校八十六周年  
暨第三期校舍落成庆典纪念特刊联

悠远薪传青春澎湃  
巍峨舍立年月温馨

(2001年10月22日)

题笨珍龟桥修文华小新校舍楹联

修身历练须终世  
文化传承亦万秋

(2001年8月6日)

为彭亨董联会撰赠独中保送生领养人  
温振丰先生联

振兴大业冲天劲  
丰美幼株沐地霖

沈慕羽先生书  
(2001年12月31日)

题沙叻秀大同华小庆祝九十周年校庆  
暨四层新校舍落成开幕纪念特刊联

大业艰辛 九秩年华迎疾雨  
同人奋发 四层新宇耀金晖

(2001年10月15日)

题怡保育才华小正门联

育培化绿迎春细雨  
才德成人造福红尘

沈慕羽先生书  
(2002年4月8日)

/ 颜龙章

题关丹精武体育会成立 12 周年纪念特刊联

精艺博大  
武德弘扬

(2002 年 4 月 22 日)

悼饶师泉医师联

杏林巨擘传千古  
华教赤心颂万秋

(2002 年 5 月 9 日)

为筹募董教总新纪元学院建设与发展基金  
霹雳州工委会撰联

为有愚公壮志  
敢攀华教高峰

沈慕羽先生书  
(2002 年 5 月 12 日)



董总五十周年纪念  
七绝二首  
日夜劲舞

五十年来华教路，石顽龙急雨风赓，  
焦雷霹雳心仍定，力挽狂澜入世情。

巡回宣教策长征，一片嚶鸣和友声，  
红透东方红日出，光华汉语称心行。



# 微型诗三首

/ 曦林 (新加坡)

## 1. 猴子

不曾因为失手  
不再跳

它跳得更远  
更高

## 2. 乌鸦

人以为  
是我把死神找来

我是活在  
鬼门关外

## 3. 握手

两只手  
中间隔着屋子  
它们架起桥梁

# 咏叹调

/ 林琼 (新加坡)

(一)

都门再见  
千禧年后  
白发苍苍  
笑意盈盈

记取当年  
消瘦的身影  
在瓜棚豆架下  
一味温文尔雅

以漫步姿态  
踱入诗境  
经历多变风云  
勇敢蜕变

终于执着  
擎一把烟火  
与众友同行  
寻找夜明珠

(二)

记得第一次  
匆匆来信  
说我尊我  
敬我为师

实至为师  
亦师亦友  
不是愚人  
献青春之歌

回首尘网  
灯火阑珊处  
风砂路上  
相互共勉

何时再来  
一次四重奏  
我已古稀  
你已花甲

(孟沙)

(三)

不忘当年  
在教学旗下  
听萧声阵阵  
邯郸学步

你以梁冠中  
我以金拉为名  
在小园地里耕耘  
当小小园丁

(杰伦)

未曾见面  
却已神交  
未曾相识  
却已知己

终于见面  
如一杯陈年老酒  
沁透芳香  
一生沉醉

(伍良之)

/ 适民 (新加坡)



(四)

一把胡须  
是最佳标志  
阔边眼镜  
透视炯炯眼神

你编你撰  
你研究你评论  
你踏实不虚  
你客观不阿

多次见面  
你细说里程  
爱叶的事业后  
你在潮汐投影

力写蒜苔赋  
勇于面对现实  
敢于讽喻时弊  
愿为照妖镜

(甄供)

## 致酒泉

### ——贺“神舟五号”成功发射

你从大漠深处  
开辟通天之路  
终使载人卫星  
大展世纪鸿图

那天十月十五  
大地曙光初露  
火箭按时点燃  
神五按时上路

终于纳入轨道  
天地齐声欢呼  
湿了华人眼眶  
热了世人胸脯

翌日准时着陆  
英雄气宇如虎  
贺电顿如雪飞  
也有来自华府

你从大漠深处  
开辟通天之路  
华人寄予厚望  
世人纷纷祝福

(2004年1月3日, 新加坡)



/ 章钦

# 椰壳洞

前路是怡保

后路有怡保  
是保与保之间

看是青山

遥望似椰壳  
紧盖在这片土地  
打开一个洞口

从此

华人叫椰壳洞  
马来人叫 GUA TEMPURONG

一路

绕转绿浪中  
见矿湖不再蓝  
伴山风  
守一湖没落  
沧凉

轻松脚步

欢喜笑声  
都闹在暗洞里  
去探一个神秘

踩着石级

灯炮  
亮起一路神幽

左看是一个寿星公

右望是一朵莲花  
说是那个可以  
说是这个也可以  
一切皆由心出

攀越石级

朦朦中  
石壁闪出一个字迹  
“……同胞们!”  
隐隐约约

是一段远去的历史

当年

爱这块土地  
爱这个国家  
隐藏洞内是解放民族理想

电筒打亮

一把铁锹  
一把铁锄  
静躺几十年岁月  
苦难的斗争  
遗留下一个历史铁证

洞内

永远一片阴森  
水声凄凄  
寻寻

觅觅

谁只为一个好奇  
步出洞外

抬头问青山

是否记得

洞内有一个个动人的英雄故事  
谁能告诉我  
在一个廿一世纪的年代里

/ 陈蝶



# 我爱方言

**消**息说官府电视台将实行中文节目华语化，就是非华语电影和连续剧也需以华语配音之后始准播出。

这项消息对很多电视观众来说是绝对喜讯，他们不再对着剧情发展只有视，而没有听，要听，就只有像鸭子听雷那样不明白，像聋子听炮那样没感觉。报章一经刊出此项新闻，这些观众无不欢喜称庆，谢主隆恩。

然而，对于一个自小在各种方言圈子里面生活，因而通晓方言美感，能以方言与不同籍贯人士作愉快沟通的人来说，这个“施政报告”简直是大晴天一个猛霹雳！

中华民族的语言，早在战国时期已有定案，方言的演变无非是因为部落迁徙，地域影响，社交结果以及礼节互涉。在中华民族的共通语言上，春秋时代用的是雅言，汉代变成通语，金人入关讲北京话，明清两朝官话流行，到了民国时代，同样的语言称为国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家都研究普通话了。

尽管雅言直落到普通话，经过了几近三千年的发酵与酝酿，始达到今天的标准，而各个地方因为民情与习惯互相需要而形成的特色，又岂能舍弃它们三千年的醇厚与光华？

电视台以履行普通主义安抚地域性观众的同时，是否有考虑到方言节目的基本拥趸？是否有顾忌到方言之为方言，乃是它拥有不可取代的魅力！举例说，台湾盛行闽南语节目，其中一个戏剧女主角是乡下姑娘，名字叫做罔市〔应念成 BONG（阴平）妻（上声）〕，假如电视台硬要把节目配上普通话，罔市罔市的叫，笑死人，知道罔市是何意吗？闽南话罔市，就是“勉强地养育吧”！旧农业社会，生了女娃不想要，丢弃又不忍，故而勉强地养育她。了解这个意思，再看剧情发展，就会明白故事的内涵，从而知道女主角身世的背景，

遭遇的曲折，旧时代的悲情，性别歧视的毒素，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将就配上普通话，来盲目迎合大众。

又比如，吴宗宪以闽南话搞笑，他说，马可波罗初到台湾，名字不叫这个，他爱上嚼槟榔，每日无事就咳吐咳吐的到处嚼到处逛到处吐痰。直到人们叫他“MAI KO PO LAH”（闽南语别再嚼啦），如此这般就变成了马可波罗。可见了解方言戏剧和娱乐节目，不但能够扩大观众视野，同时可以多角度全方位享受方言的可爱和效果。

有阅读香港明报周刊或者某些香港报章的人，知道里面有些新闻和专访是以粤语下笔。报道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杨铁梁开办礼仪课程，用“生鬼”来形容他的表现生动有趣。现时仍在播出的多个粤语连续剧都证明只有少数观众看不懂，当局如真的爱民如子，只需在荧屏上打出中文对白字幕就行。记住，对不上口型的对白，大家干脆就别看了。

事情也有例外，中国一家电视台买下英国老牌侦探片福尔摩斯片集之后，给它配上了贴切而动听的普通话。另外一些非英语的外语片也给恰当地配了中文对白。本地的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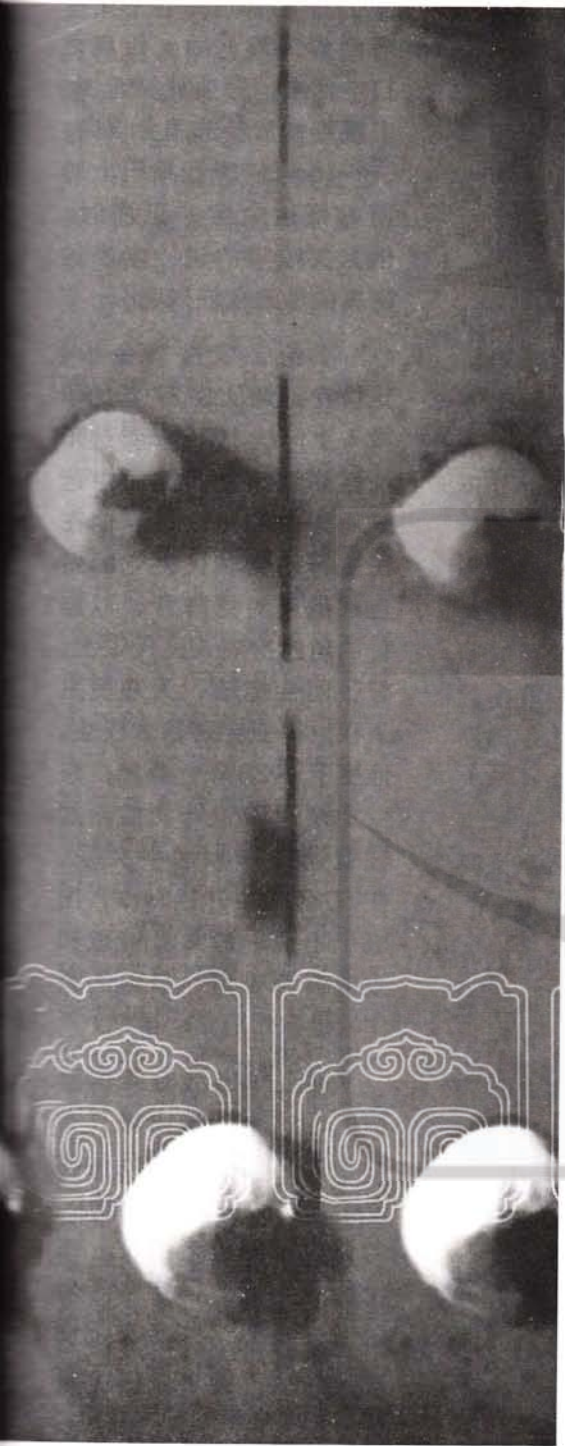
能做到信雅达吗？能不讲叫人听了难爱的普通话吗？如果要拿观众当试验，拜托别轻举妄动。马华小学的汉语拼音已经实践了逾二十年，可怜马华社会的语音标准仍然惨不忍听！不论是华教界、中文系、写作界、艺术界、商界、报馆、社团、政党、公共场所、商店、路旁、菜市，以及住家，你什么时候听到过整段流利、漂亮、优雅而悦耳的汉语对谈？除了少数留华者，留台人，少数娶回台湾妻子的家庭，少数进取地放弃少时不标准的华语教育，而自我学习增值者，少数从事中文行业，而充满自觉者……

《现代汉语词典》到处的书店均有出售，作为大马华裔，如果无法在生活中掌握汉语，连方言也不能学到，只一味要求节目中文化，也未免太过疏懒了！

我国是个杂语地区，是十分适合学习方言的环境。可惜，一般观察，居然很多人学贯中西巫以外，就只懂得使用他们自己的方言。以不同籍贯人士分布情况看来，北马人理应能够使用两种方言，即是福建话加客话，或福建话加广东话。中马华人若不能同时讲广东话和福建话，也该打板子。中马客家人



多，海南人不少，所以他们懂得三种方言不算特别。南马是福建人天下，也许福建话太强盛了，其他方



言声音薄弱无声，甚为遗憾。至少，他们不应该不会说潮州话。

砂劳越古晋华人基本会讲福建话和客家话，诗巫人福州话在行，福建话反而第

二。美里华人客家话和广东话没问题，福建话也许不太灵光。砂州华人的华语讲得最普遍，这和沙巴州一样，要求节目华语化的，多数都是东马华人，因为广东话对于他们，是比较陌生。

方言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广东人一句“叻唔切”，就是福建人的“假Kiang”。福建人说“无代志”，客家人说“无问题”，客家人的“Wong ji wai tian”就是潮州人的“哭伯哭姆”。潮州人问“li ta mi kai”，建州人反问“ni kong no miang”。进到海南人咖啡店，你只管一句“kopi jik jiang bo yong tiam”，小二就会开心地给你端来一杯没糖咖啡。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马广播电台中文部定时播出方言节目和地方戏曲，是听众学习方言的管道之一。然而，那种百家百鸟的各自精彩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如今，电台有时候是一个令到某些人毛骨悚然的发声器，一听到那些谈话空洞，只会毫无顾忌地滥笑，不知优雅修养为何物，不懂资讯学识为何物的DJ，就只有慨叹一声时不我与了。

香港的娱乐事业强势所在，深刻影响了本地的电台和电视台节目。988中文台索性以广东话为主，哗电台也如是。新闻部若是一心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非要去掉方言节目不可，那么，请问他们可准备了引进大陆规范的中文连续剧！目前，只有下午四点半一出不多观众可以观赏到的“孙子”。

还好，ASTRO成为大马人收看标准华语的一个选择，就是台湾腔比较热门的节目，人们看了也不至于反感。而东马人更幸福，有大耳朵张扬地放送令人舒服的中文。砂州同胞呵，可要好好把握学习正音，别辜负了那台好东西。

# 最后一战

记诗人杰伦出战金宝国会选区

想到第二天一早，伍良之打电话来，劈头就笑着说：老廖到金宝参选国会议席！——16号傍晚我乘巴士转两站抵达金宝，见面时，他又笑嘻嘻的说：老廖这次真的是漏夜赶科场……

杰伦，就是廖金华，这位在野党从政37年的华教人士，从1969年参选州议席崭露头角，前后中选三届国会和州议员。他在民主行动党和民主党的角色都是反对党阵营，以监督的角色扮演人民代议士，督促国会施政，关注民主人权，捍卫宪法基本权益。他生于1938年，原籍广东罗定人，1962年负笈新加坡就读南洋大学中文系，在50年代中开始写作，出版了小说、散文、诗歌和政治评论专集，最新的著作就是《新旧集》诗集。

廖金华出战金宝国会选区，这个锡米山城只有两条大马路，我们就住在位于大路边的富丽华酒店。老董也来探望老朋友。杰伦的一句话：得空来看看我啦。我们这些老友记便聚首在这个据说脚底下蓄藏着丰厚锡米的金宝城镇。

晚上到一个叫桂花村的万邦刁湾新村——据说这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华人新村——，夜幕中，杰伦驾车辗转载我们到了新村

杰伦出国到澳洲出席女儿 Angelia 的婚礼回来了。2004年3月12日晚上10点我与杰伦通电话，主要是了解原

定在20号的新书发布会情况，也谈及明天13号会否参选，他说会出来助选，要到沙登帮忙王国友站台，到其他政治舞台亮相…没

街上，在行动党支部，这里已见人群拢聚，有些在隔壁的咖啡餐馆里叹茶，讲台上，助选的地方政治领袖已在激昂的讲述政情，麦克风音波穿越新村黑压压的天际。杰伦上台论政，无需讲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的展开政治演说，而且还是讲广东话，老姜毕竟是老姜！

我一眼望去，群众几乎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新村路旁，或立或坐在摩托单车上听演讲。金宝国会选民6万多名，华裔选民占了60多巴仙，而这个新村华裔选民大约7千多人，离乡背井的年轻选民到底会有多少巴仙回来投票呢，他们有政治理想吗？在发展牌、捍卫民主世俗国等等的各种不同政治需要和意识上，民主投票在现实生活和环境下，在世界上虽然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民主投票而人头落地，热血流成河，但在我们这个独立的国家，放弃民主投票权利或者不知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人，又是何其多。我想起杰伦的一组沙巴行脚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内容是写在台上作政治演讲，观众只有区区9位，令他体会仿如“穿墙而来的寒流”，在这里，至少听众还有相当的数量。

金宝曾经是一个仰赖锡米为经济命脉的霹雳州第四大城市，随着锡在国际市场崩溃后，许多居民为了生计，纷纷无奈的离乡背井，到日本、台湾、新加坡、西欧等地去找生活，留下妻儿父孺在家乡；据说这里的银行界若没这些出外奋斗人汇寄外汇回来，早就面对关闭的下场。可整十年来，这里的工商业未见发达，地底下的黑金（锡米），因为被先人、被殖民时代的大事淘采，所以剩下的开采版图越来越有限，锡矿工业已是夕阳行业。近年来有集团乘大势，策划了庞大的拉曼大学城计划，发展牌擦得亮光光的。

杰伦临阵上场，他说当晚十二多点，霹雳州主席倪可汉来电，电话沟通了好几小时，在行动党组织的要求下，深明大义的廖金华终于答应了出征，是从香港回国助选的丘光耀漏夜驱车载他到怡保。一切都是那么的仓促，披星戴月。杰伦说这次参选，他的心情是很平静的，我想，见过那么多大场面的老战士，心情应该没有那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慨吧。

以天降奇将之态临阵出战，杰伦当然是准备不

足的，竞选文宣迟迟未到来。那天下午，我看他忙着拜会选民，便提议帮他到安顺载回所需要的传单。那张在怡保陈三乐数码相馆拍摄的人头照可还蛮‘靓仔’的喔——在多个新村拜票时，时而听到妇女接到传单时美言几句。哈哈，杰伦腼腆。

傍晚随同安顺的反对党国、州议席候选人伍薪荣和谢昂凭等在榕树下海边拜票后，大家一起吃晚饭。在这个冷气小餐厅楼上，杰伦兄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离座讲电话，我发觉到他很讶异，感觉到似乎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中国报吉隆坡记者拨电话来向他探查说：他的前妻召集记者，“揭露”他的家事——杰伦神情哀伤，他回讲电话说：我不怕！已经是30多年的旧事，孩子是我与母亲一手养大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她母亲是在他们年纪幼小时，就自愿离开这个家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在这个时候作出这样的指责！我老了，已无所谓，出来竞选也是情非所愿，最无奈的是孩子啊，他们在时装批发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没理智的举动是伤害他们啊——，他向记者说可以联络并给了他孩子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杰伦的心这

时是沉痛的，哀伤的。他的声音和神情掩埋不了悲痛。在夜幕中，一个政坛迟暮英雄，一个老诗人，仿佛苍老了许多，而寂寞，他的心灵的寂寞，谁能懂？

接着下来的时间陆陆续续在手机的讲话中他与大儿子通讯。

抵达安顺区的一个政治讲座会场，这里人山人海，杰伦声音已沙哑，但当晚的讲座他化悲愤为力量，像一只受伤的雄师，扑击猎物；呼唤他心灵中的民主之神。在大约20分钟的助选讲座，他在人群的高昂掌声中离席。我们赶着夜路回金宝。马上他又在街头风起云涌，虽然人潮不见踊跃，他依然尽心尽力……。上届候选人罗炳南，一个年轻人到来接力，在夜幕中喊着政治历史、叫出社会、时代的声音……。在双溪古月，该支部主席也是个年轻人，体格矮、胖，发表政治演说却是中气十足，声嘶力歇，挑拨、煽情，正气凛然。

也南新村的早市很传统味道。巴刹里，三大种族摆卖。杰伦在一批地方政治领袖带领下，向巴刹里的选民握手拜票。在这里，遇到了公正党的州候选人莎马·伊斯迈女士，也与国阵候选人丘思东——

他已75岁了，想起杰伦政治讲座开场白，总先说明自己今年66岁，老是老了，但丘思东比我还老一点，哈哈，但这些都不要紧，年轮不是问题——在鱼菜市场碰面，握手——是否掏心、真诚？握手，是先礼后兵，是个文明需要的形式吧。君子坦荡荡，胜败乃兵家常事。

杰伦说，如果遇到回教党的候选人，是不会同台主讲的，两个不同阵营，政治理念和信仰都不同，避之则吉。

黄昏中驱车赶赴在怡保东区的政治晚会，抵达时已见人山人海，露天大路旁，黄色四轮驱动车很抢眼，见刘德崎在七情上脸，口齿凌厉的发表政治演说。

轮到杰伦上阵时，他展开大格局的演说，然而，在他开始切入更深入的课题时，竟然被主持人打断他的演说，令到他匆匆的刹车，就此打住，我真的替他难过，当然杰伦也是生气的，但他沉得住气，大将之风度，顾全大局的需要，总把自己的得失、荣辱，置之一旁。在第二次受邀在精武体育馆演讲时，他依然爽快的答应。可见他的包容心和宽宏之量。这可不是简单的修养功夫和人生智慧啊！能把

黄连之苦化为甘饴之蜜，杰伦 BOLEH。

在金宝行动党支部，像其他各政党选举指挥中心一样，这里党旗高揭，党人聚首。有个皮肤黝黑，大眼睛的中年汉子，将两面火箭大旗，插绑在摩托车后，呼啸活动去来。昨天看他很有冲劲，今天，他怎么啦，那么消沉，听他说，提名前夕，这里没人出战，他们一大伙人几乎要哭了，他们不要对方不劳而获，他们要国、州议席，轰轰烈烈的战一场！喔，原来他们内部发生磨擦，意见相左，他有许多委屈，憋在心头，我叫他到办事处里，关上门，他号陶大哭一场，沙哑的讲述他放下工作，不计一切的奉献、付出……，哭出伤心后，他说舒服多了，他又挑起战斗士气，说为他的党、廖金华、为曾福仔、为林吉祥、为小辣椒冯宝君卖力……

选票揭晓的晚上，我驱车来到也南新村，杰伦和双溪古月州候选人方振宝等在咖啡店外喝茶，方振宝摇头说输得很惨，也预料的了……，隔壁几座村老野夫酒过三巡，声浪汹涌，纷纷在电视机、电话机铃声中呼叫，时不时，就到杰伦的身边，又握手又拍肩，口沫横飞，酒气

熏染，我们这一餐吃的很辛苦。杰伦知道国会议席是不可能获选的，这些人莫名其妙，久不久便说你中选了，消息讲你赢了，你搬来这里住啊，你要多看我们的水沟、道路，这样、那样…打倒卖华的…，发展，发展他自己的屋业发展就有啦，人民没钱，‘点’买新屋…，去督亚冷的沙路，多少年了，都没铺柏油路，讲什么鸟话，发展，哼，丢……。

晚上10点多，我们找吃去，在金宝市里，处处餐馆，小食档，皆是人潮，我们驱车出镇，向怡保路驶去，在路边的一个马来档下车，路灯朦胧，杰伦说好吧，吃烧鱼，我要了半边的魔鬼鱼，那个头发烫蓬松的黝黑马来青年，慢吞吞的在准备烧烤。杰伦说，好了，这里才没有鸟人鸟话，吃点好吃的，刚才在也南，没胃口，吵死人了。

22年前来这里，人文都没有改变，景物也没有大改变。

哎，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都习惯过退休的生活，学院教教书的生活，情归文学，要好好的写点东西了。

我说你已情至义尽，问心无愧。

是啊，潇洒走一回，如果不是为了党的策略，我哪里会来，我还给党的支持和期望，今后，没欠什么了。

在街灯下，我看杰伦的白发越见催人老，但他始终是硬汉作风。今夜的金宝夜空，没有星光，那颗在天空发亮的，可是人造卫星罢了。在朦胧夜色中，我们倾谈。

肚子很饿了，直望着那个烧鱼人，大约半小时，烧鱼上座，黑稀稀一团，在昏黄路灯照耀下，也看不清楚，举叉，吃进口，哇，太难吃了，翻动鱼肉，哈哈，没熟呢，要呕呀，呸，呸——叫来马来青年，拿去再烧。等，等，等。先来一碗汤面，等，等，等。面来了，马虎吃吧，等等等，烧鱼来了，更黑团团的，翻动鱼肉，啊，好难闻的味道，什么油臭味？最后，我们吃了盘里的番茄片和青瓜片而已。

杰伦大吐苦水，竞选完毕，要好好吃点东西，但越是期待的东西，往往最终尽是失望。

这尾鱼，似乎就是廖金华的象征意象，两次在这个霹靂州山城披甲上阵，都焦头烂额。

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你摇头感慨的说演了滑铁炉；我说，再战江湖，老兵永远不死。输了选票，赢了精神。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种失败、失落的滋味，远离人群吧，在半明半晦的夜色里，我们寻找那份安适，你恢复诗人的身份吧，你说文学始终是你的最爱。这次，不是在乎中选与否，如果爆冷，赢了，也许更让生命找不回归属，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和世界。

曾福仔在州议席的选票多次重算。在斯里金国民型中学计票中心，杰伦支援留到最后成绩揭晓，听到有人说，骑脚踏车的人赢了驾马塞迪大车的医生，险胜47张票，战场是绝对残酷现实的，纵使是胜一张票，也是赢家。杰伦你为输而来，却也协助让你的党人九年后“让火箭升空吧！”的美梦成真。有些人处心积虑，但在最后临阵退缩，选择了放弃，只有你，漏夜赶来这山城，赶到提名站也差点儿几乎提不成名。

心比金宝废矿湖出产的黄连还苦！

你说这次最预想不到和最不值得的是，竟被女人狠狠的在背后深深的插了一刀！

我说该来的，它始终会出现，挡也挡不住，一

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哪。

这也好，这最后一战，是人是鬼是妖是魔，让你一次看个够！但那些幕后黑手，像今晚的夜色，看不清楚啊。说政治是肮脏的未免太武断，是人令政治腐烂发臭。

值得安慰的是，你的大儿子和女儿都了解你。女婿驱车载孙子们到金宝来探望你，孙子的爷爷声中，岁月已悠悠，毕竟是含饴弄孙之年了。光明日报的报导比较贴切的记录了历史的真实，家事在这里曝光明白，厘清。

我陪你走过这最后战役的征途，没有任何目的，只以真诚的友谊，默默的代你将记忆烙印在心灵深处，陪你走过，像去看黄昏的暮色，看天际最早闪亮起来的星光。丁云兄直截了当的在电话上说：最好他输掉啦，输掉才能写长篇小说呀！当我知道杰伦参选时，在巴士车上用手机按了首七言诗赠杰伦：

老刀斩马不为金，  
尘埃漫漫民主行；  
任凭魍魉烤硬骨，  
民声斜地号真音。

在酒店里，你说30多年从政，没有像今晚这样悠闲在电视面前看成绩，我问你有何感言，你很无

奈的，有点生气的说，要我这时候说什么感言，你真是的。写啦，我出去一下，回来后看看你所写。没想我敲门你开门后，便坐在镜前桌椅上，在你的竞选图文介绍传单上角，潇洒的题了这么几句：

世人都说我多情，  
我说世人太多心；  
尽心尽力非为己，  
出战何需论输赢。

——写给诗人王涛。

——哈哈，好一个诗人杰伦！痛快！痛快呵！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行李早收拾好了。我们在游记吃午餐，然后分道扬镳，你惦念看你的几只小狗儿，早已归心似箭，人情太冷，人性可恶，隔肚皮猜不透，那回去抚摸狗皮搔痒好了，也许喜欢狗更让生命温暖一些吧，毕竟狗会对主人忠实。杰伦精神奕奕，之前出国整十天，之后问政出战整十天，生命总是颠簸，这次，终于划下一个句点，如果他有失落，应该是对民主未来前景怆然。心寒于那些鳄鱼般拜金主义，地霸恶煞的所谓地方支部领袖，数十年不变的僵化思想和顽固恶劣态度，没有深入改革，这个党如何进步……。

而，也许，回去后，他还要“打落门牙和血吞”，去面对一些私事的苦恼？

因为深爱自己的国家，更要好好的监督自己的国家，捍卫民主人权、促使繁荣、进步啊。

最后一战结束了，杰伦说，此后，少问政事，多谈文学。

那好哇，文学世界里的那盏永不熄灭的灯依然燃亮看，总在观看这个大千世界。

诗人艾略特有一句名言：“我们不可停止对生命的探索，而一切探索的尽头就是再度回到原点。”

不论对于11届的全国大选成绩的政治格局，还是杰伦兄的生命极终关怀，定位精确与方位导正，该是重新出发的诠释及注脚。

我们4月3日文良港新书发布会见，将来我们到金宝去，再好好的、爽朗的吃碗红豆雪冰吧！

(2004年3月25日  
稿于曼绒)

/ 左增杰 (中国·新疆)

# “绝”唱

帝制时代，“万岁爷”为了保证后代的血统纯正，把进宫的男性奴仆阉割成“中性人”，从根本上剔除了他们使妃嫔，宫女怀孕的可能，这招儿很绝，保险率为百分之百。

时至今日，有皇上的国家亦然不少。服务于宫中的男人，可以正常结婚。管理、监理机制到位，文化修养够档，自控力也强。

所以，用的招儿，本不应是绝的。

“中性人”心理疾患潜伏得深，妒恨不缺零件的男性，势也、久矣！故，歹毒残忍，谋杀国家栋梁之臣，也如宰鸡一样嘻嘻哈哈。“阉祸”亡国，不鲜于史。然而，若要他们重为男身，扁鹊、华佗一律回天乏术啊！伟大使者郑和，功可齐天，四下南洋之后，明成祖朱棣决定叫他成为真正大丈夫，好令其成家、传宗接代，以褒扬他的忠诚。然而，已做缺的事，绝之必然，若有丝毫松动，怎谓之“绝”？太医统统无奈，皇上捶胸顿足。



把本不应做绝的事，愣要瞪着眼往绝里做的社会现象，眼下绝踪了吗？

将确实应当往绝里做的事，偏要留下几个活扣，贻害大方，您知道几宗？

还有，把本应做绝的事，扎扎实实、利利索索做绝了，无懈可击，读者君又了解几桩？

请细听洒家的“绝”唱三境界：这一，非碘、禽流感来得既快又猛，回击得既准又狠，我们的政府，执政为民，本应做绝的事立码做绝了，漂亮！

都市之癌色情场所，每晚都以霓虹灯闪出鬼火，明目张胆地贩黄、堂而皇之地贩赌、半明半暗地贩毒，酿造一起接一起的刑事案件，绝对没有一家是出

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当地衙门沾光渔利、喝汤解馋。流行语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若无广东警方长期纵容卖淫，没积攒下成集团军式的婊子部队，到东莞买春的日本鬼子，何以能一呼百应呢？祖训亦要求“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色情场所一日不绝迹，国无一日安宁可言！摇头丸、摇脚丸、白粉的交易之地，太多在此，帝制时代的林则徐、左宗棠何曾预想过这般邪事竟会喧嚣尘上！不少地方已给娼妇发牌，令其纳“特殊税”了！呜呼，躲于阴沟的野鸡已成桌面上为国捐躯的凤凰！灭色情场所，确属该做绝的事，被人为地软化了，此其二。

最后，说三：的确不应做绝的事，已经做绝。前不久，我在《香港文学》编辑部遇上了马来西亚华人楹联家宋秉烛先生，他说：“我才由你们吐鲁番回来。不知为什么，那里的许多正式公路上都挖有截断路面、锅底型大沟，汽车临近，必须先减速、慢慢往下溜，再使劲向上冲。既浪费了时间，又损害了汽车机件，还多费了油。在吉隆坡和香港，从没见过这稀罕物！我反复琢磨，终于明白了：东道主为了让八方游客都记

住——吐鲁番是盆地，才这么做的呀！”继之，我到基隆演讲，碰上了岛内作家杨益夫，他说：“哈密果然是好地方，不过，有件怪事叫我百思不得其解——平展展的市区路上，不时会遇上隆起的一道梁，不太高，也不太宽，然而，足可以令所有的车慢下来。”我不禁暗暗问自己：这样的山川乌鲁木齐有没有？

2003年12月末，我应吐鲁番市文化馆编导张世才之邀，前往搞创作，亲尝了凹陷之苦；2004年春节后，又应哈密地区文联秘书长毛长水之约，前往编书，亲遭了凸起之罪。“三八”，新加坡青年女诗人苏艾尔曼来访，我与她同乘出租车，在首府新市区一个十字路口，见东西南北四条路上都有弓起的罗锅。我求教于开车的维吾尔壮汉，他说：“这是为了防止出事故。都不减速、全抢道，碰车难免！”“不是可以立个减速标示牌吗？”“咳，谁都会像没看见一样！”呸，这是路障，能绝对地让一切汽车俯首称臣，无论警车还是救护车，也甭管午夜的车流会有多么地稀。

这叫我这解甲老兵，不禁想起了“文革”中，在库尔勒亲历的一件事：

军用“解放”卡车驶向焉耆四十里城子，驾驶室里是汽车兵小罗和我。拂晓二时许，经面粉厂外，遇上了路障——成排的钉板。小罗边踩刹车边摁喇叭，直到停住，还没见人影，于是，跳下去大喊。几个打着哈欠，提着步枪、耙子的人，晃了过来：“退回去，绕道吧！”“你们通过谁了，设路障？”“解放军，革命群众想设就设！”“快扒开！”“不扒又怎样？”我拎着冲锋枪蹦了下去，朝天一扳板机，六七发子弹出去了：“快扒！”又向路障一个点射，钉子乱冒火星，他们没敢不扒。彼时无法无天，今日，是谁依何法设障呢？而且，还有更绝的路障，一列冒出路面的铁臂，连消防车也能挡住，据说是为防喇叭噪声。设障，有官员拍板，影响了救火，铐子谁戴？

设障容易，要急着除障可就难了。叫男人成“中性”，一刀即可，再想恢复男儿身，万招不灵！绝对挡道，孕育着多少灾难哟！

洒家的嗓子已经唱哑，如果苦衷能够引起您的共鸣，那就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丁云（右一）出席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主办长篇小说比赛颁奖礼（2000年5月20日），与主评人新加坡小说家流军（右二），台湾小说家黄春明及诗人秋山（右四）合摄留念。[秋山 摄]

##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五

# 丁云（1952——）

我写伍良之和甄供时已想到要在这个题目下介绍丁云，这位比较我们年轻得多，而却有着相当特出表现的，自学成功的小说家。

但事情往往出乎预料，原以为简单容易介绍的人物，到头来却难于下笔，一直拖着不写。

主要的迟迟不写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我无法读到丁云的现已



完成的全部小说作品，更正确的说，是他那认为可以成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精心巨著《赤道惊蛰三部曲》尚未能拜读；其二乃私家事太多，为了女儿的婚嫁，先后两度出国，新近又是出乎预料的为大马第11届全国大选而奔忙。

无论如何，我说过要做的就一定会做，而且也希望做得不差。当《燻火》主编甄供兄给了我最后一星期期限，必须将介绍丁云的稿子交到他手中，我脑海始浮现了以下关于丁云这个小说家及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的印象。

### （一）如何认识丁云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筹组的那一年，我们一起文人到东海岸的关丹一行，同行的虽然没有丁云，但却从一位新认识的青年诗人的口中获知他正在勤于写作小说。

我再次翻阅《黑河之水》，见秃橡先生序文中的两句话说：丁云的“成名”，应该是在《围乡》荣获作协与通报联合主办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奖金五千元）以后的事。说真的，我也是在他获奖之后才更加关注他的小说创作的。

之后的跟进，更知道丁云自1983—1989的一段时间内，曾成为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重要理事之一。作家协会所举办的“写作讲习班”，还有什么青少年文艺营，都邀请他当讲师。丁云一度成为大专文学奖评审之一。

在80年代，丁云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上述的一部，其他尚有《看山岁月》（1981），《载梦船》（1982），《下一站，贝谷村》（1989）。

我真正与丁云接触及谈话是于1996年间举行的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改选。（吴岸兄在拙著《新旧集》写序时把丁云和王涛等人当作是我的新交，其实他们均是

我多年前认识的写作朋友了）。在那一次的作协理事会的竞选里，我们都是落选者。过后大家还在吉隆坡一间名为西湖的餐厅里吃晚饭。

我与丁云的认识是：闻名十载未见面，相逢却在落选中。

在这里要提一提旧事的是，我是作协成立时的发起人之一，96年理事会改选落败，对我来说，那是一件怪事，因作协那一回的选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菜单文化”，而始作俑者便是云里风先生。

为了上述事件，我曾与云里风及陈政欣两位作协的重要理事先后在《中国报》、《星洲日报》和《民生报》的《民生文艺》打了一次笔战。

我先在中国报的言论版写《“菜单”传到作协》，笔者在文中有说：在菜单文化发生效用之后，身为作协会员的我，不能不担心：十八年来一直保持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态度与立场，今后是否能坚持不变？云里风却以《齐心协力搞好作协》作回应。因中国报不拟继续刊登有关笔战文字，后获得丘梅（已故）文友同意，在他所主编的《民生文艺》刊载我的《作协如何彻底改革？——致云里风先生》，文中我说：吴岸的阵营只有吴岸一人中选，云里风如何能教那些落选的文友们摒弃成见，尽释前嫌，共同为作协的发展而努力？云里风很快又写了《作协如何彻底改革读后——致杰伦》，他说，目前已有几位落选者和我们达致了共识，他们愿意在爱护作协和大前提下，和我们合作，如果仍有一部份落选者要坚持己见，认为失败后就要划清界线，我对此除了深感遗憾外，也实在没有良好的办法……在那当儿，陈政欣在96年8月18日星洲日报的《自由论谈》版发表一篇《浴火后的作协——读何启良的〈作协的内外表里〉后》文中大事抨击作协以往的领



导者，他说：“正如何先生所说‘原封不动，不自觉更新，旧习沉淀，恶习难改，长期失调及固化已长期地腐蚀了作协18年来的根基。’”他又说：“作协近年来‘不能吸引许多出色的马华写作者’（何先生语）”，这是个事实。我甚至听到写作的的朋友说：“再如此下去，终有一天会以作为作协会员为耻！”我以廖金华以《驳陈政欣的言论——读〈浴火后的作协〉后》为题斥之。我例举由1978—1996历届（共10届）的重要领导人，即主席和秘书，给予有力的驳斥，在过去的18年里，云里风担任了第七届及第八届的主席，而其阵营里的碧澄也担任了第六和第八届的秘书。因此我说：想不到只引进了两名新人，作协就因此而“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真的这么快吗？可惜的是，在刊出我的文章的最末有编按：何启良先生大作《作协的内外表里》回响甚多，今再选刊廖文，以为结束。

我继续在《民生文艺》发表《再向云里风讨教》。我说：尽管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仍无法从云里风那里获知如何彻底改革作协，我更想知道陈政欣所言的作协怎样浴火重生？

但笔战至此却没有了反应，像那样的笔战自然是谈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最终是不了了之收场。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今天什么“彻底改革”、“团结作家”、“浴火重生”、“不搞派系”以及“购置会所”等的“美丽谎言”，祇落得个“菜单”依然在，诺言已成空。而丁云也好，王涛也好，还有伍良之、甄供、吴岸等人都对作协兴趣大减了。

## （二）选择最舒服的方式

我的笔已去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它毕竟是跟文学和文坛有关的，而且它是

我和丁云认识时发生的故事。

此刻让我继续向读者介绍丁云的写作方式，当我“再向文林走一遭”的日子里，对文艺写作颇感陌生，说真的，是有点眼高手低。

在一个深夜里，就如我在“作家作品真情录”的释题里提到的，丁云向我说一句话，即是“用你认为最舒服的方式去写你要写的东西”。这句话对于一个重拾文艺之笔而且颇有些眼高手低的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鼓励性的。

丁云针对这一问题，特别撰文给予进一步的说明什么是“最舒服的方式”。他首先以海明威为例，《老人与海》就是“尽量用简约，精到，内含讯息量很高的笔触，来叙写他的小说。再次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波尔，他最熟悉的是后殖民时代“新兴国家”的问题，因此他写小说的最舒服的方式，即是“能够以冷澈的观点，探索后殖民时代的人心荒原，疏离、欲望、权利等命题”。最后他以自己的经验来叙说他自己感觉最舒服的方式，他的职业是长期搞剧本，看他如何夫子自道吧！他说：“当我要经营篇幅长，宏伟，时间跨度大的长篇，在设计人物以及描写震撼性场面，必然借助电影美学的技巧。”接着又说：“蒙太奇交替剪接，更在作品中时常运用，可说是耽溺成癖了。”总之丁云所说的“最舒服的方式”是指写作或创作时，写你最熟悉，深刻与感人的东西，而且用自己最能表现的技巧去完成。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篇谈论文艺写作非常有见地的作品，如果没有在各方面的（包括阅读、研究与创作实践等）丰富知识和经验，是写不出那样有份量的文章来的。

与此相关，丁云还写了一篇和乡土有关的文章：《开垦的乡土情——甲虫与蛙皮》。在有关的文章里谈到乡土经验，共生



关系及烧掉蛙皮。

原名陈春安的丁云，1952年出生于雪兰莪州的巴生。他的父母是南来垦荒的咖啡农。参考他提供给我的一个小传，里头有这样的描述：“采过咖啡，养过猪，做过芭场工人。1974年开始写作，擅长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也写评论与散文。当过10年专业作家，但因捱饿而无法持续。88年南下新加坡，没有任何文凭，带着两本小说集去应征，奇迹般被电视台录取，任职电视剧编写，后升任编审。过了十二年的编剧生涯……已在2001年底完成36万字的《赤道惊蛰——三部曲》，内容涵盖了马共的历史，华人处境的缘化，种族之间的磨擦，政治经济生态的丑恶面，社会转型造成的人性扭曲等等。”

是乡土经验与共生关系的深刻了解而造就了丁云，成为今日颇有成就的大马小说家。

行笔至此，我不能不引用他谈及“烧掉蛙皮”里的最后一段文字，那是：

“许多小说家，脱离了乡土，进入高等学府，冠上博士硕士衔头，步入中产阶级，追逐的便是‘后现代’的时髦，语言变形，颠覆传流，意象、魔幻，拼贴等技巧，作品充斥着人生的幽微、阴暗、欲望、色情、堕落，呕吐，死亡美学……再回头望，赫然发觉自己一身沾染着‘土气土味’，便犹如娶了一只青蛙那样，觉得难堪，窝囊、屈辱，面目无光。恨不得把‘蛙皮’烧掉！他不知道，乡土永远是他最珍贵的，质朴的，生命力的，充满人文关系的优良品质。”

丁云以上的话是有所指的，它反映了时下文艺界的一般现象。当然我们都不会同意所有进入高等学府，冠上博士硕士衔头的文人或小说家都把“蛙皮”烧毁，脱离乡土的。

另一篇关于创作自述的文章也是了解丁云写作小说不可不读的作品。那是刊于《燭火》文学季刊第8期的《长篇的诞生——〈赤道惊蛰〉三部曲写作点滴》。这是一篇很精彩的长篇创作自述，它把长篇的诞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如小说一般摆在读者的面前。

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写这个介绍文章之前，还未能阅读到丁云所完成的这三部曲的长篇巨著。

### (三) 各家对丁云小说创作的评价

这里得向读者说明一点的是，丁云还有多少已完成的作品，包括短篇、微型以及长篇小说尚未发表而也未成书的，相信祇有他自己知道。

因此，若集合各家对丁云小说创作的评论，也只限于他在80及90年代所出版的一些小说。而甄供于1993年9月10日在介绍丁云的创作经历与作品评估时，曾有系统的整理了一番。

根据甄供整理的资料针对丁云小说创作的评论者有：林琼、陈蝶、李锦宗、吕晨沙、雅波、钟夏田、吴岸、韩沙·韩旦尼，怀鹰与杨升桥。甄供却没提他自己，还有一位署名沧浪客者，他即是伍良之的另一笔名。

以上的十二家评论，都肯定了丁云的文学创作成果。他们认为丁云的文字应用及人物刻划均有可喜的风格，他的小说引人入胜，他笔下的小说世界，充满地方色彩与浓厚的园林生活气息，他的小说常有悲剧，丁云小说对于芭场景色与人物的描写，很逼真和生动，丁云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丁云小说除了题材现实，形象生动之外，他善于布局，懂得营造气氛。丁云的成就，他不作无病的呻吟，



不粗制滥造，充分的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观。……

#### (四) 我的印象

我从丁云赠予我的几个短篇小说集及一些在近年来发表于《清流》及《燻火》文学季刊的小说作品来看，丁云是一个真正具有无限潜能的大马小说作家。他的小说表现技巧多样化，几乎什么题材或素材，均能写成小说，如果说自学成功是由于他的勤奋，包括钻研与创作，还有就是阅读大量的名著，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由于他出身的环境及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天份。

倘若天赋不高，他的进度一定比较缓慢，也未必可以将名家的作品里的养份成为自己创作的元素，还有写作的速度，丁云却有过人之处。

记得年轻时在一本书上读过莫泊桑（世界短篇小说王）的故事。故事说莫泊桑在未成名之前，曾请教前辈小说作家福楼拜关于小说的写作，后者对前者说，你只要能把眼前所见的东西，用文字把它的形象与本质描写出来，那你就写好小说了。

丁云写小说的本事不小，去年只用了三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个微型小说的写作。

记得我对他讲过一个革命者的故事，他原本是新加坡公民，因逃避政府的逮捕，潜入大马，隐姓埋名的在这里生活，结了婚，已有一名10岁大的女儿。他要自首，我带他去新加坡驻大马专员署，结果填写了一份长长的表格，苦等了一些日子，一直都没有下文。他关心的是10岁大的孩子的前途，照理有关的政府，基于人道，是应该接受他诚恳的自首要求的。这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一共见了三次，后来也

没有再碰见他，不知他的情况如何。

几个月前，丁云对我说，他已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10万字的长篇，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惊叹！

我为丁云感到可惜，可惜他生长在一个读书风气极低的国度，否则以他写小说的神速，一定能够靠写小说为生。可悲的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刊载他的长篇，也没有人或机构愿意出版他的小说，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几个看文艺小说的读者。

#### (五) 我的期待

我对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小说作家，一个还在不断地进步中的作家，除非我能读到他自已认为最成功或最喜欢的作品，我是不打算重复别人所说过的话的。因此，在介绍丁云的这篇文章里，我不提我读过的丁云的几本短篇小说集里的单篇作品，而我要说的是，丁云小时候喜欢听妈妈讲故事，更爱爸爸带他去看电影，这也就是丁云偏爱小说的特殊原因。

丁云写小说也远远超越了讲故事的本领，我是喜爱乡土的，丁云写乡土的小说，不管是乡村或城市的场景与人物，我感觉是亲切的，动人的。

我期待看到他的三部曲长篇早日面世，更期盼他写出更多的好小说，以丰富我国小说创作的宝库！

丁云有坚守其文学道路的决心，正如他有一双稳定的手，一对闪亮着自信的眼睛，一副善良的心肠，一个通透灵活的头脑。一个珍惜蛙皮、热爱乡土的小说家，更成功的作品，对丁云来说，是可期待的。

(2004年4月28日写于吧生)

·礼赞诗

# 默默献丹心的老人



老当益壮的张清(84岁)

## 他曾

来过加影华侨山冈，一颗赤红的心牵系着华教情。

八年来，他省吃省用，一涓一滴，将一年到头的积蓄，分别捐献给独中发展基金，《华教导报》、新纪元学院，还有后来的“白小”，——单单独中基金，就倾注了二千二百五十元的血汗。

凝视着八四高龄张清老人的照片，满满风霜的脸漾开了硬朗的笑容，斑白头发下的细眼睛透露出乐观，尽管多年经受种种疾病煎熬。

时光倒流回六十年前……在那日寇铁蹄践踏马来亚的时代，在黑狱里，多少志士横遭杀害，多少同胞饱受折磨。新婚不久的张清，也无辜被捕，毒打成招，以“抗日军”的罪名判刑十五年。在半山芭黑牢熬过了九百个非人日子，和平的曙光终于来临！走出人间地狱的张清，也就成了狱中惨死者、病死者、饿死者的目击者，这段血史的见证人。

从鬼门关归来，对生命倍加珍惜，对正义事业无比热爱。出身贫寒、入学无门的他，深知“再穷不能穷教育”，因此不错过给孩子求学的机会。四个儿女自爱自重，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各有所成。也有所回馈，让他的退休生活充满了春晖。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是的，张老的晚年是一片绚烂的霞彩，他把霞彩织成了壮心，愿在有生之年看到华校茁壮成长，于是默默地作出奉献。甚至在他预先写好的“遗嘱”里，他也要把仅存的两千元献捐。

(2004年4月22日)

# 中国著名诗人、 作家臧克家病逝



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因病于2004年2月5日晚8时3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臧克家，山东诸城人。生于1905年10月，原名臧瑗望，笔名孙荃，何嘉。民盟成员。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30年至1934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毕业。后任山东临清中学教员，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1937年至1942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三十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1942年至1946年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侨声报》文艺

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臧克家历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新闻出版总署编审、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顾问，《诗刊》主编、编委、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

臧克家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7年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后出版有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等。抗日战争后，出版有《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呜咽的云烟》、《泥土的歌》等诗集

和长诗《古树的花朵》。1945年出版有诗集《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有政治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1947年出版有小说集《挂红》、《拥抱》，散文集《磨不掉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臧克家诗选》、《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毛泽东诗词鉴赏》、《李大钊》、《在文艺学习

的道路上》、《杂花集》、《学诗断想》、《诗与生活》，《毛主席诗词讲解》（和周振甫合写），《今昔吟》、《怀人集》，《臧克家选集》（六卷）等。2000年1月获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2003年获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 臧克家

## 臧克家著名诗篇欣赏

## 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赏析〕《有的人》是诗人在解放后的力作。它是为纪念鲁迅而写，却不象许多纪念性的诗文多是应景之作；它基本上是理辩性的，却充满辩理的激情。

诗和一切艺术，其魅力主要是来自形象；诗也便于直抒胸臆，有人却借此为某些概念化的说教开绿灯；那样的人还活着，他的诗却早死了。《有的人》这样写又写得这样成功，是很不容易的。

周良沛（中国）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春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紫竹林中) 第五

# 悼念米军



## (林紫)

## 特辑

伍良之先生  
赠

一九四七年夏柳于昌  
重英蓉，这是与英中  
学生的合影，坐在右边  
的是柳越（方是）。

米军  
一九五三年一月



/ 丘帆 (中国广东)

# 诗魂永在

## ——悼念米军

**正度** 春节，忽接林紫（米军）夫人方畅卿的电话：“林紫在年三十走了！”骤闻此讯，不禁潸然泪下。两年半以前，林紫因中风而成为植物人之后，一直陷入昏迷中，每到医院去看他，见他插满了管子躺在病床上，真是不胜心酸，而今辞世，也未始不是一个解脱。可对于至爱的亲朋来说，又怎能不为之伤痛？

一位前辈学者说过：“真正的友情，那是在母爱之外最伟大的情谊。”林紫与我的交情，庶几是这样一种情谊。平日交往，他对人处处流露出友善、诚挚、坦荡、亲切。记得1948年6月间，马来亚的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后，在一片政治恐怖的氛围中，我由北马（马来亚）只身来到新加坡。踏上举目无亲的小岛，提着行囊，乘车直奔岛北的武吉班让去找林紫。那时他正在这郊区的一家小学任校长。见面后，他二话没说，

就在他租住的房子把我安顿下来，在急需援助的情况下，他的友情使我倍感温馨。这以后，就是天天陪我去访文艺界的朋友，找工作。通过他，我认识了苗秀、姚紫、赵戎、韩萌、漠青、许诺、丹影、黑雷、萧村……当年他们都是驰骋新马华文文坛的作家、诗人。我们间后来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经常聚叙。近数十年间，我与林紫的关系，决不因为彼此的坎坷遭遇而有所减弱，即使在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时候，出于信任 and 了解，他一样对我伸出友谊之手，到他家，依然热情招呼。近些年，大家见面的时间少了。我居广州城东，他居城中，因年迈难得相互走动，可是彼此还是每月都要通通信，谈谈近况与朋友间的情形，以至各种见闻……这种金石之交，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1949年，殖民政府的CID（刑侦部），触角四向伸出，派出探员到星洲日报

副刊部打听林紫的地址。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避免被捕，也为了投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我们商议一齐回国，这年6月终于成行。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当年乘海皇号海轮归国的情景。在甲板上，我们天天眺望大海，惊叹于七洲洋的风浪，也为临近海岛时群鸥的飞临而惊羨不置，谈得最多的是新中国诞生后我们向往的生活，大家都陷入了美丽的憧憬中……。归国后，他很快就投入游击区火热的斗争中去了。

林紫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不喜崭露头角，纯朴、直率，用自己的笔反映现实的人。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归侨抒情诗选》，编者评价他的诗：“除了不忽略祖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也正视当地人民利益这一神圣任务。他的诗主题明确，感情奔放炽热，用特有的风格唱出南洋人民的心音，述说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少诗作富有热带色彩



和情调。”(见《归侨抒情诗选》13页)应该说,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语。正因为如此,他那首《跳“珑玲”》(按:“珑玲”为马来人的土风舞)至今还在新马传诵,一度还被编入新马华文中学的教材中。新马的读者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诗人的,时隔五十八年后的2003年6月,吉隆坡出版的《燻火》文学季刊,还推出了“米军专号”,以十多页篇幅刊出怀念他的文章,刊出了他的旧作及他在九十年代末访马时的照片。那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系念啊!

林紫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文艺思想。他赞赏胡风的文艺理论,把七月派诗人的诗向我们推荐,把胡风在上海出版的《蚂蚁》杂志向新加坡文艺界的朋友推销。由于他的介绍,我读了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并于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发表了对后者的读后感。由是,蒋步畏(《财主的儿女们》书中主人翁)家族成员各各所走的道路,一时竟成了我们谈话的话题。作为文艺青年,1942年在抗战大后方的桂林,他与胡风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曾动员朋友资助胡风创办《七月》杂志。从读胡风的书,渐渐对胡风产生了敬仰之心,也仅此而已。1955年,谁想在那“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中,凭着他

与胡风通过这几封信,就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逮捕监禁。后来虽推翻了这一结论,释放后还是被降级使用。档案里的记载仍让他一直背着黑锅。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后,又以此为理由被揪斗,下放到干校去劳动改造。1981年,冤案才得到平反。近三十年间,“胡风分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的文艺生命可以说几近断绝。

幸赖“文革”结束,冤案平反,林紫才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他以自己七十年代患鼻咽癌的经历,写了一部中篇科普小说《战癌记》(广东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他自述,这是为了想“从癌症魔窟中救出更多的生命”,这是多宽广、高尚的胸襟,多么令人感奋。《战癌记》初版一万五千本,仅在广东省肿瘤医院门诊部,短时间就销售了五千册,江西、湖南、广西各省区都有患者来信向作者讨教,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跟着,又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艺海流芳》(载《花城》双月刊,1984年),以一个爱国潮剧艺人的艺海沧桑为题材,充分反映了旧社会艺人的苦难;1987年,再创作中篇电影小说《渡海追情》(在广州《中外影剧》杂志刊出题名《同是天涯断肠人》),描述了战争年代,一对相依为命的青年男

女,流落海外,历尽崎岖的生死恋。显然,良好的政治气候,又焕发了他的创作生机。1988年,他参加广东省归侨作联的考察团访泰,归来后,写了不少诗作。1994年夏,已逾古稀之年的林紫,更写了长篇回忆录《重回马来亚行迹》,记述他在二战后,重返出生地经历的那段有点传奇性的辛酸际遇。此文后在吉隆坡的《南洋商报》副刊连载,赢得了一片好评。1995年5月,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七万字的自选集《跳珑玲恋歌》。

林紫在历尽生活中的不幸之后,终于走了。但他是走得毫无牵挂的。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位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是中学模范教师;大女儿曾获双硕士学位,现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是知名学者;儿子是广州一个区的检察院副院长兼反贪局长;小女儿在外贸部门任经理。像这样一个美满家庭,在他离开的时候,还会有什么遗憾呢!

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林紫改行搞戏剧,可极具诗人气质的他,不时仍有诗作,即使写小说、剧本,从他那诗的语言中,你仍不难看出他诗人秉赋与诗思。

他走了,他的诗魂将永留人间。



# 林紫叔，您是一片海

1955年5月17日晚上，胡风在北京地安门太平街住宅中被捕；1955年6月9日午夜，林紫叔和我父亲陈志华同时被收审，一同关押在汕头市中山公园前附近的一座楼房，林紫叔关在二楼，父亲关在楼下。——这就是潮汕地区仅有的两名“胡风分子”。从此，厄运将这两位昔年的老战友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将我裹入那既痛楚而又充溢着人间温馨的山海深情之中。

今年春节前夕，林紫叔以83岁高龄安祥辞世，我父亲则先他5年而去。我曾将父亲形容为矗立于丛莽之上、傲岸不群的山；现在，我将林紫叔形容为伸展于天地之间、绚丽奔涌的海。以山以海，形容这两位与中国当代文化史奇特相连的老人，是毫不为过的。

林紫叔和我父亲可谓生死之交。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父亲负责将我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华商报》和《正报》偷运入潮汕，当时林紫叔在汕头《光明日报》社副刊部担任编辑工作。父亲每次到汕头后，便将装报纸的大皮箱放进林紫叔的眠床下，然后再找机会送去华声书店。林紫叔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陈志华秘密携带党报进入汕头，万一被国民党的特务便衣嫌疑，跟踪到《光明日报》社，窜进我的房间检查，陈志华和我定必被拘押在这座看守所，其命运可想而知。建国后，我和陈志华在潮汕文联工作时，曾一起回忆这段报效党报且幸免于难的惊险经历。莫想如今我竟在这座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看守所联想着我与陈志华的奇缘奇祸

……”林紫叔是位诗人，他在被当作“胡风分子”抓进这“看守所”之后，躺在冰凉的水泥板上，竟还以诗人的浪漫情调，在脑海中回旋着由历史、现实、奇缘、奇祸融化而成的“联想咏叹调”。

林紫叔有着海一般的诗人的激情。1950年他以米军为笔名在香港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热带诗抄》，收入的九首诗写于1947年到1949年间，均刊登于新加坡《星洲日报》。他以自由体的形式在诗里表现了炽烈的激情，如其代表作《跳珑玲》描绘了海滨月夜一群马来人、印度人跳当地土风舞的欢乐的场景，又把诗人的感情融入这场景之中，绘画般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热带的风情与人物，表现了在马来亚生活着的三大民族希望团结一致创造一个崭新社会的愿望。这首诗被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教育机构选为华文教材，他的名字与鲁迅、朱自清、谢冰莹、许地山、胡适、肖红、杨朔、吴岸、肖乾等著名作家一起出现在教材中，数十年来仍被广为传颂。《热带诗抄》后来也被日本作家小木裕文翻译成日文出版。40年后，林紫叔以《我在梦中跳“珑玲”》为题写了致小木裕文的一封信，信中他充满激情地对这位神交20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作家说道：

……不！就在今晚，在我的梦中，在跳“珑玲”的主旋律中相逢了。此刻是午夜，我从梦中醒来，坐在桌前灯下，望着窗外星空，那梦景又浮现在眼前。我激动地纵情歌唱：“我在梦中跳珑玲”。——我仿佛飞越重洋，回到引阔别四十多年的马来半岛，与你，与伍良之先生还有当年结



交的文友和迄今尚无缘结识的作家、评论家，一起在华文文艺园地跳起友谊的“珑玲”；在海滨、在椰林为追忆当年和马来少男少女们、印度姑娘们一起跳“珑玲”和高唱希望之歌的情景而再度跳起“珑玲”；更为马来半岛今天与明天的幸福，为华文文学更繁荣，在国际上受到更多重视而纵情地跳起“珑玲”……窗外春风飘拂，风若有情风亦暖。就让“我在梦中跳珑玲”的歌声化作一阵暖风飘越重洋而去吧……

诗人的这股激情贯串了他的一生，直至晚年，其情不减。1981年4月，广东省委为林紫叔彻底平反，调任广东省戏剧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获得自由的诗人更加酣畅地抒发着自己的激情。1990年，他写了歌颂邓小平同志的《梦境畅想曲》；1995年，他为李志浦剧作研讨会写了三部体长诗《戏情交响曲》；1996年，他为汕头海湾大桥通车庆典写了六部体长诗《南海神曲》；同年，他又为广梅汕铁路通车庆典写了六场诗剧《铁龙情》……。在这些诗体作品中，他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友人、对家乡的由衷挚爱之情真是喷礴而出，不可遏止，比如——

而你，剧作家李志浦

你笑么，笑么

你这南粤第一个获国家最高“文华奖”者笑么

你少年叫号过、苦学过、梦想过的古城笑么

你双鬓飞霜的暮年笑么

你仍苦苦痴情地拥抱着艺术生命笑么

而我，一个从少年就爱过她的人

一个在成年更爱她，中途爱不了，晚年再拥抱她的人

却眼含热泪笑了，笑了

热泪的笑融化在——

这剧种的一幅历史性美图之中

这自学成才献身从艺精神的赞歌之中

这艺海春秋群英颂之中

这戏情烘烘交响曲之中

……

南海仿佛奏起了礼乐，

南天仿佛播送了颂曲

南风仿佛向世界宣扬：

看呵！这亘古未有过的海湾壮观！

在历史的遐思、想象中，

诗神缪斯引导我，

在这载入中华史册大庆典的当夜梦境中，

梦魂游空，梦魂窥海，梦魂放歌！

于是，海上回荡着一部梦魂与海神们轮唱的交响曲。

……

每次我接到林紫叔的诗作，我都似乎接到一颗滚烫的心，我时时被他的诗情所感动。我总觉得，作为诗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纯净的心，也就是要有一种真性情。林紫叔对家乡、对潮剧有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挚的爱，每当看到家乡的建设有了一点进步，每当看到潮剧又出台了一部好戏，他都会立即给汕头的友人写信、打电话，我身为晚辈，也时常收到他的热情洋溢的信，与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交谈。我常常想，如果他不是被划为“胡风分子”，不是被下放白云山农场服劳役，他肯定会更加灿烂地焕发出诗人的光彩和人生的光彩。

北大教授陈平原今年1月13日来汕讲学，他说：“文化工作者应当有文化的情怀，应当把文化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担当，而不是把它作为追求名誉、地位的敲门砖。”林紫叔正是有着这样海一般的文化的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林紫叔在潮汕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曾任广东省戏曲改革委员会粤东分会副主任，戏改会就是我们汕头市艺术研究室的前身。林紫叔逝世后，我代表艺研室向省文联和省剧协发去唁函，唁函中说：“林紫同志积极从事戏曲改革



工作，发掘整理传统剧目，使一批优秀潮剧折子戏相继在舞台上出现并获得多方赞许；同时，林紫同志还认真进行潮剧研究工作，使原本空白的潮剧研究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这些，都是林紫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真诚地怀念这位潮剧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主任，并将以他的风范和品格为典范，为潮剧事业和汕头市的艺术建设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这是我们作为同行，对林紫同志客观的评价和深切的怀念。

林紫叔 1999 年 2 月写了《艺海回旋曲——1952 年潮剧在中南区戏曲观摩会演的领会》一诗，回忆当年潮剧改进会集合潮剧六大班教戏先生等潮剧艺人北上武汉参加是次会演的盛况，表达了当时的兴奋心情：

……

历时近月的观摩演出终场了  
礼乐和掌声交响颁奖  
在十五个优秀剧目奖中  
两名童伶登台为《陈三与五娘》领奖  
独有的两个音乐奖  
居首潮剧，其次河南梆子  
二弦乐师上台领奖时  
掌声如潮令我热泪盈眶

热泪意味着——  
潮剧哟！庄重地向家乡宣告  
这第一个历史性殊荣  
具有何其深远的意义！

被人视为地方性小剧种  
居然像新发现的星座  
往后数十年间，显露着  
光耀夺目的星星

如今怀故遥望星星  
我在异乡已老了

只有在遐想的夜间

独自咏叹艺海回旋曲

我在读到最后一段诗句时，心头不禁一热，眼眶立即就湿了——是啊，林紫叔已经老了，又身在异乡，谁能体味一个潮剧老人在夜深更阑之时，对着星星，遥望家乡，耳畔仿佛听到柔婉潮剧唱腔的那种情沁肺腑的想念和温馨挚爱的情怀呢？

此前六年，1993 年，林紫叔曾专程赴汕参加首届国际潮剧节。在拍摄《五洲潮曲共乡情》这部潮剧节电视专题片时，林紫叔对着镜头，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通过这次国际潮剧节，吹响了一支空前的、历史的、令人回忆和希望的、充满着激动人心的艺海情的海内外艺人的交响曲。这一支交响曲将会长久地在海内外侨胞和艺人的心灵中回荡、传颂。”当时，坐在一旁的张华云老先生马上接着说：“你这一席话写作诗、谱上曲，那就非常好。”那段日子，林紫叔心情愉快，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看戏、评戏，与潮剧挚友交谈，国际潮剧节是潮剧的节日，也是林紫叔的节日。

在林紫叔的一生中，还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插曲，那就是他战胜了鼻咽癌，并竟然写出一部科普小说《战癌记》，显示了他海一般的生命的活力。

1995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林紫叔的海内外作品选集《跳珑玲恋歌》，他以与友人的一席话为序，其中的一段是：

问：读过《战癌记》，才知道你是在 1972 年患鼻咽癌，如今已过了二十二年，你的身体很健康，你是怎样战胜癌魔的？

答：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

问：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读过后很受感动，很想知道你战胜它的主要武器是什么？



答：要说武器，除了我有幸得到医生悉心施治，进行放疗、化疗和镭疗，再者就是我的精神力量。

问：你的精神力量是怎样激发出来的？

答：先说说我当时极其困难的处境吧。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白云山农场又再次给戴上“胡风分子”帽子批斗，后来就在农场干校做苦重的农活。治疗过程只领取八成工资，妻子在市立中学教书，三个儿女在读书，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但妻子和儿女甘愿省吃俭用尽量节省点钱供我补充营养。所以，我一想起了夫妻、骨肉情，想起了自己从1955年起一再受折磨的命运，就更加激发我想活，要活，要活下去！

问：就是说，你是联系着命运、家爱迎战癌魔的？

答：是的。我由此激发了精神力量。

该书出版之后，林紫叔将书分送友人，书中另附一页《作者致意》：

《跳珑玲恋歌》大略反映我的命运历程和时跃、时断、时续的写作实践。可自慰的是，自70年代初期在命运的逆境中制服了癌魔后，二十多年来还继续顽强地乐观地、天真地活在人间。师友们和读者若从《恋歌》中听到生命之歌，就是对我莫大的慰勉。

林紫叔尝作《暮年自度曲》，这是对“生命之歌”的最好注释。其中有句云：“人生不老是精神”。晚年他坚持晨运，晨运除了慢跑之外，还有一项是“登楼擂气功”，即把登楼回家当作练气功，“一级台阶一级功”，运气之时号吼：“擂丹田之气，吼生命之歌！”谁也看不出，在林紫叔瘦弱的身躯里，竟蕴藏着如此强项的生命的热力，涌动着如此不息的生命的浪潮。

这股生命的热力和浪潮，在2001年6月22日以后，以一种更加悲壮的形式显现了出来。

2001年6月22日，林紫叔中风住院，从此昏迷不醒，历经2年7个月，944个日日夜夜，才于今年1月21日，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世。

在这漫长的944个日日夜夜，林紫叔，您还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仿佛在马来海滨的草地上，您正和一群马来少男少女们，无所顾忌地跳着“珑玲”；

也许，仿佛在武汉民众乐园的游艺场，您正隐身在台角的边幕，凝视着台下观众观赏潮剧《陈三与五娘》的目光；

也许，仿佛在汕头张华云老友的居室，您正侃侃而谈，引来张老朗朗的笑声；

也许，仿佛在广梅汕铁路的通车庆典上，车站人海如潮，您正和乡亲们一道，热烈欢送着一列彩车徐徐驶出车站；

也许，仿佛在汕头海湾大桥的通车庆典上，您看着绮丽的大海，看着奔涌的波涛，脑海里正构思着一部《南海神曲》；

……

我知道，在那漫长的944个日日夜夜里，您一定还想得很多很多，只是已经不能放声歌吟，也不能奋笔疾书了……可是，您不甘心，您还要歌，您还要吟，您还要说，您还要写，您依旧迸发出强项的生命热力，依旧涌动着不息的生命的浪潮，您想着，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这才坚持了944个日日夜夜啊，944个日日夜夜！

安息吧，林紫叔，在汕头，我可以天天看见大海，看到大海，就好像看到了您。

2004年3月13日

(编者按：陈韩星现为汕头市艺术研究室主任，作家。他是米军(林紫)的世侄，有几部作品在北京获一等奖。)



/ 李之泽

# 一家五口全为英杰

## ——方畅卿老师及 72 届校友林苗一家的简介

72 届校友林苗一家五口中，有四人是二中校友（弟林欢平、妹林夏苗都是二中高中毕业，母方畅卿是二中语文教师），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家五口，全都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都是对社会，对国家有较多贡献的良材。

父亲林紫是本市著名作家、戏剧家，1938 年加入地下党的老革命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汕头解放时，他以军代表身份接管汕头潮剧团，并大胆果断地对戏班中童伶卖身的制度进行改革，又与戏曲家谢吟先生合作，创作了大型历史故事的潮剧剧本《潮汕农民斗争史》，创造了解放初期潮剧改革的轰动效应。离休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协会广州分会艺委会主任。

林苗的母亲方畅卿老师先后在二中、37 中语文科任教。她敬业乐业、爱生如子，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曾先后多次获得模范教师荣誉。1997 年被评为本市离（退）休干部先进工作者，在当年本市中教系统 3000 多离退休干部中，她是唯一的先进离休教师（其余 5 名为校长、书记）。

出生并成长有浓郁文化、艺术氛围的革命家庭的林苗三姐弟，从小就好学上进，都是好孩子。进入二中后，二中的优良学风使她们更快地健康成长。三姐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优秀的学生干部，林欢平一直当班长，林夏苗是校团委委员，林苗是校宣传队队长，能歌善舞，能说会道。

踏入社会以后，姐弟三人都以父母为榜样，勤恳工作，勤奋学习，顽强拼搏，不久便都成了青年才俊。

林苗在广州、香港先后读过七间大学，获得教育、哲学双硕士学位，并屡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在香港经济低迷、一片缩编裁员的浪潮中，求职艰难的环境下却有三间大学拟聘她任职，最后她选择了老牌的浸会大学，任该校持续教育学院学术统筹主任。近年她更在香港、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频频亮相。2002 年 12 月她在香港 21 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宣读了论文，2003 年 9 月她又应邀赴台湾参加“台湾儒学青年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论文。

其弟林欢平在越秀区检察院工作，由于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由一般干部逐渐晋升为检察院副院长，兼反贪局局长。

小妹林夏苗亦是优秀青年干部，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现为省外外贸开发公司进出口部经理。今年 10 月 19 日，黄华华省长率领省经贸代表团赴日本、韩国招商、引资、洽谈经贸合作，林夏苗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总而言之，林苗一家五口（一个是我们家长，四个是校友）都以其出色的表现为母校增了光，添了彩，是一个光荣之家，英才之家，值得赞扬。

最近林紫老先生不幸患病住院，我们祝愿他老人家吉人天相，早日恢复健康。

（注：李之泽为广州第二中学校友会名誉副会长，曾任第二届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越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本文原载《越秀春风》广州市第二中学建校 73 周年纪念〕



## 记畅卿

四十八年共命运，  
逢灾遇劫苦连心。  
为吾历尽千般苦，  
垂暮长歌老伴情。

注：我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受过“胡风事件”株连坐牢；“文革”时被批斗，服苦役而致鼻咽癌。在这连续的灾劫中，贤妻方畅卿为我及子女的成长历尽千辛万苦，独力操持、维护。

# 米军(林紫)

## 遗作

### 家情曲 (八首)

## 记大苗

投身香港苦追寻，  
文教拜师志笃勤。  
学府育才皆赞誉，  
命途不负呕心人！

## 记夏苗

年青初露智商才，  
驰骋商场活路开。  
步入中年操外贸，  
一枝独秀百花台。

## 记欢平

自立进身检察官，  
侦察日夜闯重关。  
守廉办案贵明察，  
方显尊严掌法权！



1947年夏米军在芙蓉中华中学恳亲会上表演杂技场景。倒立者是米军。[伍良之 提供]



## 记小柔

暮年别墅享安逸，  
有问是谁造福禧，  
乖女外孙乖作答，  
摇摇双手赞妈咪。

## 暮年自度曲

暮年自度壮行曲，保节修身自赏心。  
安步逍遥新世纪，陶情融作白头吟。  
高龄不作岁时记，心态思维贵抱真，  
走笔爱憎随意向，人生不老是精神。

## 播吼气功曲

登楼播腹一声吼 (注)  
一级台阶一级功。  
全座高楼全座笑，  
老林宛若耄龄童。

(注) 运气时号吼：播丹田之气，吼生命之歌！

写于 2001.元月

## 春景

晨曦逸响报春钟，  
阵阵钟声播太空。(注一)  
窗口熙春皆鸟语，  
原来春景在家中。(注二)

(注一)：我书桌的窗前，系著三座小型“报春钟”，钟上镌刻著“春”字，寓一年“四时春”的含意。

(注二)：“春景”喻家庭积福、安祥的景象。

2001年5月撰于文德路居所

# 如果

——赠米军 (林紫)

/ 方畅卿

如果你是红花  
我愿做绿叶青枝  
把你衬托得更美丽。

如果你是野草  
我愿化为烟雨云雾，洒万顷柔情  
让你年年“春风吹又生”。

如果生命可以替换  
我愿减寿，让你多活几年  
尽情抒写如诗似画的夕阳。

如果真的有来生  
我还要和你比翼长空  
历艰险，顶台风  
共赏雨后的彩虹。

写于 2002.6.22



1947年米军（前排左一）芙蓉中华中学与学生的留景，坐在右边者为杨越（方生）

# 挽词选刊

林紫同志千古

几沐薰风柳雨 以赤子诗篇 驰骋侨坛 归向祖国申孺慕  
历征志行高洁 凭忠忱学兼 储功剧艺 更教儿辈蔚英才

广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  
敬挽

痛悼林紫（米军）爱夫

忆昔日■ 征途坎坷风雨急■ 生死永相依  
叹今朝■ 儿女成材秀齿去 挥泪吊英魂

妻 方畅卿敬挽



父亲大人 灵右

忆当年 炉红茶沸挚友来 袅袅弦音 谈诗说剧 跌宕豪情抒抱负

痛今日 琴裂星沉伤蕙露 凄凄风雨 如泣似诉 劬劳恩厚念春晖

长女林苗敬挽

悼父亲

(一)

岁末牵羊归九天，  
艺海投戈数十年。  
弥留天际弦音在，  
人去魂归恋梨园。

(二)

蓬菜难觅长生草，  
唯有驰书慰亡灵。  
祈盼清明时分至，  
坟前再叙父子情。

儿 林欢平敬挽

慈父千古

含泪忆亲情 亦父亦师亦友  
矢志秉父德 至情至性至真

小女林夏苗敬挽

悼岳父

佳节不见亲人来  
仙影神香伴烛台  
清风鹤骨今犹在  
艺海流芳长缅怀

婿 李向平敬挽

缅怀林紫艺友

艺事早知君 经雨经风犹健适  
“戏情交响曲”亦师亦友永难忘

李志浦拜挽

甲申年正月初五日

注：一九九五年在“李志浦剧作研讨会”上林紫赠此长诗。

林紫同志千古

阅尽梨园千万态，  
娇花残瓣纷相投。  
老林何惧侵霜雪，  
还向东风点白头。

李志浦

黄雨青 敬挽

英灵存大地

美德永留芳

李扬素敬挽

悼米军

加拿大 / 黄雨青

(一)

诗星殒落除精魂，  
一纸祭文哭米军。  
秋雨楼台同论曲，  
春风客邸说时新。  
抗癌勇士创奇迹，  
抱病老翁仍苦吟。  
名句已随流水逝，  
管笔残墨有哀音。

(二)

两江楼上记流年①。

几度行踪独黯然。

乱箭未伤三圣母②，

铁窗傲视五更寒。

文章自古多憎命，

正气弥留历苦甘。

知你老怀无所挂

清香一炷祝安眠。

注：① 两江指韩江和珠江——即汕头、广州；

② 指解放初期林紫写的《劈山救母》受郑一标无理的批评，几年前林紫兄写信给我，提及此事，仍有余愤。三圣母是劈山救母的主角。

林紫同志千古

戏改先锋 流芳“艺海”

“戏瘟”斗士 绝唱“珑玲”

张海鸥 敬挽

沉痛哀悼林紫老师逝世

半世坎坷锻铸浑身铜筋铁骨

一生磊落成就英名史册流芳

中山大学中文系

吴国钦 敬挽

## ·极短篇

## 掌中鸟

鸽子飞进巴士里了，落在一只银色的扶手上。

车窗边的老人望去看站里的那个男孩指着鸽子，高喊了起来。

老人的笑意挤出了黄昏色的皱纹，小男孩已经逐渐远去了，窗外一切都追逐忙碌的时间不停在飞。巴士里一阵吵噪。鸽子依然停留于前几张椅的扶手上，转动头颅地张望。

老人望了那只鸽子，狐疑就这么只小鸽子既拗去搭客们疲累的眼神。巴士里没多人，剪票员在前头椅上好像睡着了；邻座位子坐了一对母子，孩子在临窗位子上老拗要站起来看鸟。啪啪啪突兀鸽子啪飞起，以为它要飞出去。老人这才知道外头已微雨靡靡。窗关上了。孩子又高兴站起高喊，母亲一把拉下，嘘了一声，别吵。

老人双手至今续续挪动拐杖，眼神循那鸟飞去了后边，绕一圈，降于老人后面的位子上。

才停下，啄啄椅上皮革。老人胸口里，心里痒

痒的。

他养了一只鸽子，是不久前的事。

每每傍晚，老人带着孙子到公园。偏偏那天，老人同样拄着拐杖，冲公园方向，孙子老跑远去了。爷爷爷爷你快来看呀。孩子蹲在沙坑中，老人捡到的是一只鸽子，右翅被石子射伤，流了血，让在洁毛上斑斑血花。一路上鸽子没惊得乱动，孙子抓着拐杖在一旁挥舞。老人觉得这是缘，咱俩的缘。

未没踏进家门，媳妇就喝叱起，哎哟爷呀你怎么带这脏东西回家，一把抢过她的宝贝儿子，怕有毒似的。老人装作听不见，走进来。平日他就是装聋作哑过日子的，儿子和媳妇的事他老人家也管不着了。媳妇仍哎哟哎哟的叫，像只鸦。

“这什么脏东西呀这鸟没见过大惊小怪，”老人喝了长句，吓得媳妇扭曲了肥脸，老人稍稍喘了气，平了气，须臾方说，“没事了，这小东西伤了待它

伤好我就放走。”媳妇没哼一句，抓起儿子就冲进去。

小鸽又飞起，飞越后头时吓坏了后座那对情侣，女生吓坏偎进男生怀里，男生挥手打鸟。女生说了，这臭东西；男生搂紧应回，是呀真是件臭东西。男人娶了婆子就这耍种。

鸽子飞近，老人推开窗想让它飞出去。它明明停在了老人的拐杖上，叫了。这就是缘呀。

“你就劝劝你那个爸，别老把些脏东西带回家。”老人哪听不见，这么大声，他装聋。

儿子从屋里跑出来，“爸你又带了些什么回来？”他装聋也作哑。“算了爸您就等这鸟好了才放。”“阿玲也是担心这鸟有病，传了给老人家就麻烦了。”凳子上的老人没动，

对鸽子咯咯咯地逗玩。那鸟伤刚愈飞不起，却会叫了。媳妇嫌它烦呀吵的，老人就将它搬到房里；媳妇晚上觉得扰梦，老人又将它提到屋外。老人成天坐凳子。媳妇整天就听两

把声音在叫。待那鸟伤愈会飞了，老人不舍，这是缘呀。买起了鸟笼，精致得很，雕得仔细。惹得媳妇眼红，和他儿子吵凶了，大声了。他装聋。儿子也从劝至求，“爸您就放过我吧，把这小东西放了吧？”他作哑。鸽子在叫。渐渐孙子也和他疏远起来了。老人迷恋上了鸟，他不听别人说话也不同别人说话，整天整天对着鸽子咯咯咯在叫。

要不是那则新闻……“爷呀，您也放了这小东西吧，这东西脏有病有毒。”媳妇提着鸟笼说，“您就看在你后代你孙儿的面放了它吧。”他发现媳妇又胖

了，但老人没像他儿。孬种。老人抢过笼子，拐杖戳地磕磕磕出家门走了，碰。媳妇愣了呆了，她几乎认不出那脸是她的爷呀，爷呀。

要不是那则新闻……

老人摸摸身旁的空鸟笼。放了它流了泪说了话。他心里老是痒痒的。小鸽子仍站在拐杖上叫着。隔座的母亲来气了，“你这小家伙能不能给我坐好？”老人装聋。母亲拉下孩子说，“没见过鸟呀，这鸟叫鸽子，有病的，新闻还说这种鸟的大便有会中毒。”捧起小鸽子，老人拄着拐杖按铃要走车。那母亲喊，“唉，老先生您的

鸟笼呀，唉。”老人没有回头，待司机踏下刹车，门一开就下车。

小鸽子没动，啄着他手上的厚茧，痒痒的。老人流下了泪说，“这是咱俩的缘，要走咱俩一齐走。”雨停的马路上一套衣裤，一支拐杖跌下，咚咚回弹两下，溅起水花再躺下。

小鸽子飞进天空了。

[评语：这个极短篇，千把文字。在这方寸之地，作者巧妙构置人物关系，使予盾冲突展示，形成波澜起伏、跌宕有致。由此看出作者的匠心和艺术天份。——甄供]





# 学不可以已

“学习是不可停止的”，这个道理早在二千多年前由荀子这位哲学家、教育家提出。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必须通过学习改变人们的本性。他也强调“学不可以已”的重要性。我同意这个说法，而反对学习只限于校园，因为有些学问是无法在校园学习的。有些人认为学习很沉闷，因为它只限于书本。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爱迪生与爱因斯坦都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这领域有很大的成就，对现代科学影响深远。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到学校接受正式教育，但他们比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的贵族或有钱人更成功。如果他们不曾深刻体认“学不可以已”的道理，能有这样的成就吗？他们的成就已证明学习是没有尽头的，它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地域的限制。

“学不可以已”的道理应由父母及校方灌输给孩子，让他们有正确的学习概念和学习方法朝有成功的方向前进。其实，天

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与正确的学习概念。除此之外，父母也应鼓励孩子多参与校外活动，学习在校园无法得到的学问。

自古以来，中国许多的教育家都不断地强调学习，各朝代的统治者也鼓励人民读书。古代人民重视正确的学习概念与学习方式，因此古代中国的文化比其他国家更进步，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影响深远。由于科技发达，我们有能力把古代的学问都留传下去。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学问，学习它，应用它。有了知识、正确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概念，相信是可以成功的。学习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它没有范围，也没有限制，所以它是广泛的，不能定义，也不可以停止的。

〔评语：这是一篇议论文章。文字虽短小，但却是完整的，也许可以视之为短论吧。作者开笔时就紧扣题旨，引例论证，恰到好处。——甄供〕

# 记一次大丰收的经历

稚嫩的小芽苗在历经风雨风浪的千锤百炼及吸取了夙夜天地的日月精华，加上农人们无微不至的细心呵护，终于在肥沃的温床中茁壮成长。一望无际绿油油的菜田披上了青葱翠绿的外衣，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大自然气息，纯净毫无杂物，且沁人心脾的专属蔬菜的香味儿，俨然一股清新的暖流在四肢百骸中滋润着每一个细胞。丰硕结实且沉甸甸的果实和葱郁青葱的蔬菜相映构成一幅天然的素描。辛勤耕种了将近大半年的农夫们终于得以卸下锄头拿下草帽，不停滑落的汗水在旭阳的照耀下散发着水晶般的闪光，使得黝黑脸庞上那抹笑靥，看起来如此夺目迷人。朴素天真的小孩们赤着双脚踩在黄泥路上，争先恐后的回家去报喜。

如此淳朴的画面正如实的上演在妈妈的故乡——贞德龙乡村。凉风习习的某个五月天清晨，我和父母、外公外婆以及村里的男女老少们结伴到村子后的大菜田，准备收割大伙儿的心血结晶。在村长的一声号令下，我们拿着大藤篮，有的拖拽着木箱，戴上草帽已准备就绪。我和家人分配到番茄的那一部份，负责将已成熟转红的番茄摘下。刚开始的时候，我总笨手笨脚的，好几次都不小心弄伤了指头，要不因为偶然瞥见毛毛虫而惊吓得失声大叫。村民以及孩童们习以为常后也不再频频回头探看，可是还免不了悄然



低声窃语。渐渐的，我们的几十个大藤篮收获丰富，而树上的果子也被摘得寥寥无几了。另一边厢，村长家人也装满了一箩箩的红萝卜和小辣椒、老当益壮的阿仙伯和大古伯肩上各担着一篮篮的小白菜和包菜花、发福不少的

菊婶和七个孩们还在埋头采摘羊角豆，并不时哼着客家山歌。放眼望去，一抹抹勤劳的身影不断地在田里忙碌地穿梭着，而被摆放在临时帐棚的收获也堆积如山了，除了大量的蔬菜外，还有芒果、西瓜、木瓜、黄梨等常见的水果。

烈日高照，毒辣辣的阳光鞭挞着每一个人。汗流浹背的滋味还真难受；所幸收割工作也完成了。这时，男人们负责将蔬果分类；妈妈和外婆带着我和其他妇孺们浩浩荡荡地回家去，准备烹煮的配料。我们将平日煮食用的锅子、碗碟、炉子、柴油米盐醋茶等调味料和煤炭、木柴等放入邻居的货车，随后再骑着旧式的脚踏车回到农田去。长辈们首先从一大堆的蔬果堆中挑选出一大箩烹煮用的；再吆喝着少年们担到左近的小溪流去清洗干净。经验丰富的村妇们用砖块砌叠成类似围墙的小正方壁，将煤炭和木柴放入其中点燃，再把锅头放在柴火上方，开始大显身手，菜田顿时炊烟袅袅。另一方面，其他男士们负责搬运桌子和椅子到田里去，也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丘思慧

# 我们

不时替太太跑腿，帮忙切菜以及准备调味料。我偶然忙里偷闲，望着忙碌却干劲十足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耳际又不时传来银铃般美妙动听的笑声，忽然异常羡慕这群淳厚朴实的人们，能够长年享受到这种难能可贵的真情。

几次努力，让人为之垂涎的午饭终于上桌了！二十几道由新鲜蔬果烹煮而成的佳肴呈现在跟前，色香味俱全，令劳动了大半天的咱们食指大动，腹部更不时传出阵阵的骚动。村长首先尝了其中一道小菜，咧着嘴竖大拇指，大伙儿旋即拍手欢呼，也毫不客气地向美食进攻。新鲜爽口的蔬菜不油不腻，恰到好处，清甜的甘香味儿让人唇齿留香，尤其是外婆的拿手好菜——萝卜斋菜，更是在第一时间被一扫而空。村子里的歌王和歌后，大生伯和娴阿姨在众人的怂恿下，大方的对唱邓丽君的名曲《甜蜜蜜》，为热闹的气氛锦上添花，结果大家不能自己，一起陪着和音起哄，欢乐的笑声响彻云霄。

约莫过了一小时左右，桌子上杯盘狼藉，所有的食物均被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大家合力收拾杂物、打扫场地。不久，村长召集全村人分配蔬果。大伙儿七手八脚把应得的那份扛在肩上或吃力的提着回家去。不一会儿，菜田里顿时曲终人散，全然看不出有过热闹的气氛……

[评语：陈咏贞同学把贞德龙乡村菜农辛勤劳作，以及大丰收之后在耕地上聚餐的欢乐情景，写得生动感人。由此可见，作者的观察力是敏锐的，有了一定的写作才能（虽然生活赐予作者具有这种田野经验），这是可喜的。但是，从本文来看作者的表现，仍有杂质和瑕疵，如文中某些段落的文句，似乎没有节制地使用太多成语和形容词，就造成拖沓和累赘。希望作者多多注意。

本文是由该校的陈巧芳老师推荐发表，本刊同人谨此表示谢意和敬意。——甄供]

朋友。

你的笑，是蔚蓝的天空。  
看到你，我也会微笑。

你我穿着，  
不同颜色的衣服。  
但，  
追求着，  
相同颜色的梦。

携着你的手，  
让我们一同遨游，  
那遥远的天际。

像两朵结伴旅行的白云。



# 父亲与我

那是一个夕阳绚丽的傍晚，我还记得很清楚。记得我小的时候，晚饭后，父亲总会带着我们三兄妹到附近的公园玩玩。

那天傍晚的阳光还很炽热，跟着晚风迎面吹来，略觉得有点刺眼，但又凉爽。然而，却看见父亲静静地在夕阳下坐在石椅上，显得那么地孤独和冷漠。我顿时感到了他的威严、严肃……。面对着他那种神情，我不禁有点怯意、害怕。

但，当时天真活泼的我，却认为当天父亲应该是心情不好吧。如今回想起来，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工作上的忙碌与压力所以才会忧愁。父亲平日都是沉默寡言，可说整天都是皱起眉头的，所以我们都很少跟他沟通。但，父亲带我们到公园时，偶尔也会有说有笑，但有时却沉默寡言，真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随着光阴的流失，虽然父亲仍在我们身边，我们三兄妹却觉得父亲越来越远离我们了。可是，究竟是我们不了解他呢？还是他不了解我们呢？这种想法不禁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个问题比数学、物理等难题要难上好几十倍，因为此题是无法解答的。我对父亲既敬又畏，真是百感交集。

父亲对客人总是谈笑风生，显得愉快。但对我们却沉默寡言。有时，我想如果父亲可以像跟客人这样跟我们谈笑风生那有多好啊！还是我们从来没争取过这个机会？真是大惑不解。

有一天，当我和父亲出外散步时，父亲突然问我：“你们是不是很怕我？”他的语气很是低沉、沮丧。这是我日思夜想、大惑不解的问题，但终于想通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总是沉默寡言，越来越远离我们。原来是我们疏忽了他，而不是他疏忽了我们。毕竟我们都逐渐长大，逐渐各有自己



的生活空间，也逐渐疏远了父亲。我们就像在大海上驾起新帆，忘记了他那载过我们穿越许多风浪的船，把他抛在脑后，孤独的在那儿。我们竟然忽略了那艘曾经带过我们乘风破浪、雨淋日晒的船，竟把他放弃！

我这时真是忍不住了，发觉眼泪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再也无力气地站稳，差点儿倒下去，但总算勉强地站着，因为父亲曾告诉我做男人应该顶天立地，不要轻易地倒下来。我低着头暗中哭泣，不想让父亲看到我如此的脆弱。

突然，一只粗糙的手掌拍在我的肩膀上，我偷偷地望了父亲一眼，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笑着对我说：“好孩子，不要哭了，我们回家吧。”

[评语：《父亲与我》写的是父亲与子女之间出现代沟，因而造成疏离感问题。后来作为儿子的作者遂发现是自己忽略对父亲予以应有的关怀而有致之，需要加以改善。作者采用叙事写人的手法，平稳、有条理，且能感人，是一篇具有可读性的习作——特别是文中的第六段，写得非常形象，既合题旨的需要，又能为后来父子关系的“解冻”作衬托，值得称道。

本文是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推荐发表，本刊同人谨此表示谢意和敬意。——甄供]

## 《燻火》文学季刊订阅表格

马来西亚 每册订价 RM6.00 (免邮费) 集体订购

国外地区 每册订价 RM8.00 (包括邮费) 另有折扣

本人 / 本校 / 本团体欲订购《燻火》文学季刊

第 \_\_\_\_\_ 期至 \_\_\_\_\_ 期 订费共 RM \_\_\_\_\_

兹将订费支票 / 汇票列号 \_\_\_\_\_ 志银马币 RM \_\_\_\_\_

寄上请查收。

姓名: (中) \_\_\_\_\_ (英) \_\_\_\_\_

学校 / 团体: (中) \_\_\_\_\_ (英)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地址: \_\_\_\_\_

(订阅表格可复印放大)

## 订阅者请将划线支票 / 汇票写上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燻火》

寄至 《燻火》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 新订户 旧订户

姓名: (华) \_\_\_\_\_ (英) \_\_\_\_\_

地址: \_\_\_\_\_

电话: \_\_\_\_\_

订阅费: 全年 RM20 (4期) 2年 RM40 (8期)新加坡一年 RM50 (4期)

订阅期数: 第 \_\_\_\_\_ 期至第 \_\_\_\_\_ 期 邮券号码: \_\_\_\_\_

请用支票或邮券 (Wang Pos), 勿寄现款。

订阅表格可复印放大。

书页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 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amp; Art Society

迳寄: 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赤道风》订阅表格

姓名: (中) \_\_\_\_\_ (英) \_\_\_\_\_

地址: \_\_\_\_\_

电话: \_\_\_\_\_

定价: S\$5.00 RM8.00

邮购地址如下: 赤道风出版社 EQUATORIAL WIND PUBLISHING HOUSE

PSA BUILDING POST OFFICE

P.O.BOX 362, SINGAPORE 911143

请用划线支票, 汇票或邮券 (Wang Pos), 勿寄现款。

订阅表格可复印放大。

# 编辑后记

今年是本刊创刊第五周年，我们与雪隆华校董联合会联办创刊五周年纪念暨丛书新书推介礼，承蒙各界人士踊跃出席，场面热烈。本刊谨此表示敬意和谢意！为酬谢各界的雅意，本期特增加8版。

本期《烟火》有两个特辑：1、《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2、悼念米军（林紫）特辑。

## ·《烟火》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①

这个专号，是以联办单位负责人即叶新田博士与伍良之的演词，沈慕羽的题词、长河的题诗、陈良钟和陈胜尧的对联，以及方修、黄侯兴、丁云、驼铃、长河等位作家的随笔或评论文章，再加上全国各地作家朋友、华教人士、社会工作者、热爱马华文学的朋友们祝愿本刊的贺词所组成。由于来稿与贺词甚多，未能刊出的，将于下期刊载。

## ·悼念米军（林紫）特辑

米军（林紫）是廿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马华作家，他在新加坡、马来亚期间，以创作为马华文学作出积极的贡献。今年1月21日因病逝世，终年81岁。他的著名诗篇《跳“珑玲”》，歌颂马来亚各民族和睦友爱团结，歌唱出他们的心声——对自由平等的热烈向往。……

这个特辑，是以丘帆、陈韩星、李之泽、方畅卿等位作家的悼念文章所组成，藉此表达我们对这位前辈作家的缅怀与哀思。

作家作品真情录之五，杰伦介绍丁云生平及评论其作品。丁云是一位创作力盛旺的小说家，近年来创作量相当高。本期有他的以“无望的都市”为总题的《金华篇》，他的笔从乡村触向都市，写出都市的和人心的颓象。丁云的评论《五年》，视角新颖，立论精到。

散文·杂文方面，本期有陈蝶、王涛、左增杰三位的作品，可读性甚高。

新诗·旧体诗词方面，有伍良之、田舟、秋山、方昂、唐珉、草风、春山、田思、曦林、颜龙章、林琼等人的诗篇。

##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机构名称录后（以先后收到为序，恕不称呼）：

陈占永 RM1,000	S先生 RM500
莫顺生 RM200	张雅山 RM200
郭全强 RM200	林武旦 RM100
杨智顺 RM100	吴东升 RM 50
彭水绫 RM 50	陈秋山 RM 50
沈慕羽 RM 30	颜龙章 RM 20



# 悼念米军（林紫）特辑

（画页）

米军，原名林紫，于2004年1月21日下午因病逝世，终年81岁。

米军既是著名归侨作家，也是著名马华作家。廿世纪四十年代，他在新加坡、马来亚期间，以创作为马华文学作出积极的贡献。他的著名诗篇《跳“珑玲”》，是他辛勤耕耘的一项丰硕成果，也是他战斗的吼叫——歌颂被殖民主义统治下各民族的友爱团结，以及他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与企盼。这当然不为英殖民地政府所容，下令通缉了。米军呢，只好选择流亡。……

米军，是马新读者和华文文坛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字，因为他曾在这里耕耘过，用血汗灌溉这片热土。……



米军生前与夫人方畅卿女士鹤蝶情深。图为他俩在家居的合影。（图片提供：方畅卿）



米军生前热爱读书与写作，图为他正在伏案推敲自己的作品。（图片提供：方畅卿）



米军（林紫）遗照（图片提供：方畅卿）



米军于一九四八年春摄于新加坡郊区大众学校（他担任校长）。在这期间，他创作《跳“珑玲”》等诗篇。

〔这张照片，是米军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赠予伍良之。编者按〕

# 《燭火》 创刊五周年纪念专号 (画页1)



拉曼学院中文组讲师叶婷婷老师（前排右二）关爱马华文学，带领廿多名学生出席本刊丛书新著出版推介礼。图为她和她的学生与作家们在讲台前留影。前排（左起）：方然、伍良之、驼铃、甄供、吴岸、杰伦、永乐多斯、唐珉。后排（左起）：王涛、春山及拉曼学院同学。（林碧云 摄）



雪隆华校董联合会主席叶新田博士致词



部分作家在讲台前拍摄留念。前排（左起）：看看、永乐多斯、吴岸、驼铃、伍良之、丁云、甄供、田舟、杰伦。后排（左起）：曦林、唐君复、春山、秋山、唐珉、方然、侯亨能、王涛。（林碧云 摄）



《燭火》文学季刊社长、著名马华作家伍良之致词



会场一角  
(秋山 摄)

雪隆华校董联合会与《燭火》文学季刊联办《燭火》创刊五周年纪念暨燭火丛书新著（甄供杂文集《何清园夜话》、杰伦诗集《新旧集》及王涛诗集《醋溜白菜》）出版推介礼。日期：2004年4月3日（星期六），时间：晚上7时30分，地点：雪隆董联合会礼堂。来自我国各地、新加坡的作家朋友，大专院校师生，华文独中师生，热爱马华文学的华教人士、政党人士及各阶层人士等等，人数超过百余人，济济一堂，场面热烈。